8° P. or. 533/21

W

Universitäts-
München
Bibliothek

西門慶倒而金蓮曰虧其扶住殿天錫辰而月娘云虧其正經乃作者特寫一樣筆墨以醜月娘也有一笑談云一人夏月戴毡笠走而熱極乃取其笠以作扇而向人曰不是戴了他來豈不熱死與此兩回文字一樣成趣

敬濟托薛嫂稍信明言敗荷于雪中而回想蓮開之意寫出消敗光景也

夫寫春梅原爲炎涼翻案故用特寫其不垂別淚以爲雪中人放声一哭也一部炎涼大書而有一不垂

別淚之人宜乎爲炎涼之翻案者也故後文極力宜其盈滿總爲作者有此不肯垂下之淚醖結胸中故耳曰玉樓亦不受炎涼所拘之人也柰何獨寫春梅不知玉樓之身分又高春梅一層不在金瓶梅三人內籌帳是作者自以安命待時守礼遠害一等局面自喻蓋熱亦不能動他冷亦不能逼他也然則何以舍酸此又玉樓睹瓶兒死人分其財而作自有韶華遠逝之感生不逢時之嘆言我若死矣亦與瓶兒一樣是其知几處是其行破處故云因抱恙非有所我如金蓮之琵琶亦非若月嬋之滿肚經卷全變作一

貽貪痴梦利故春梅不垂別泪玉樓辞靈不哭一樣出門止覺春梅是一腔憤懣玉樓是深浅自知故玉樓結至李衙内以一死知之而自住而春梅必結如許狼籍不堪是又作者示人見得人固不可炎凉我亦不可十分于得意時大揚眉吐氣也故舊家池館之遊春梅形愈下而心愈張矣宜乎有救済周貧諸人之紛紛不已也

此上下文影入前。

所以存之。不可不念。宜於龍念。平宜於利。

念龍。宜於利。

此案龍也。潛大龍。

案龍。潛大龍。

不可不十分謹慎。

不可不十分謹慎。

不宜輕易交鋒。

不宜輕易交鋒。

不宜輕易交鋒

吳月娘識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別淚

詞曰

情若連環終不解無端招引傍人怪（眞有此情好事多磨）成又敗應難捱相逢眼誰揀採（過來人語）○鎖眉和歛黛關十倚遍無聊賴但願五湖明月在

懽寧耐終須還了鴛鴦債（春梅語）

右調

話說月娘取路來家不題單表金蓮在家和陳敬濟兩個就如鶏兒趕蛋相似妙哉妙哉一日金蓮眉低垂腰

肢覺大疼日痾七思睡茶飯懶嚥偏有此叫敬濟到房中
等事
說沒有件事告你說這兩日眼皮兒懶待閉腰肢兒懶七
大肚腹中較比跳茶飯兒怕待吃身子好生困有你爹
在時我求菩薩了符藥衣胞那等安胎白沒見個蹤影今
日他沒了和你相交多少時兒便有了孩子作者妻筆直
與造化爭功
我從三月內洗身上今方六個月已有半肚身孕往常時
我拌磕人今日却輪到我頭上你休推睡裏夢裏趁你大
娘未來家那里討貼墜胎的藥趁早打落了這胎氣不然
弄出個怪物來就尋了無常罷了再休想箱頭見人敬
濟听了便道咱家舖中諸般藥都有倒不知那幾樣兒墜

胎又沒方修合點明為武大
孤不一映你放心不打緊處大街坡胡
太醫他女小方脉婦人科都善治常在咱家看病等我問
他那里贖取兩貼與你下胎便了婦人道好哥七你上緊
快去救奴之命這陳敬濟包了三錢銀子逕到胡太醫家
來胡太醫正在家出來相見声喏認的敬濟是西門大官
人女婿讓坐說一向稀面動問到舍有何見教敬濟道別
無干賣向袖中取出白金三星充藥資之禮敢求下胎良
劑一二貼足見盛情胡太醫道天地之間以好生為本人
家十個九個只要安胎的藥你如何倒要打胎沒有沒有
敬濟見他舉財又添了二錢藥資說你休管他各人家自

有用處此婦子女生落不順情願下胎這胡太醫接了銀
子說道不打緊我與你一服紅花一掃光吃下去如人行
五里其胎自落矣于是取了兩貼付與敬濟得了藥
作辭胡太醫到家遞與婦人婦人到晚夕煎湯吃下去登
時滿肚裡生疼睡在炕上教春梅按在肚上只情搔癢見
官哥想應合笑九泉可要作怪須臾坐淨桶把孩子打下
來了只說身上來冷秋菊撿草紙倒在毛司裡次日掏坑
的漢子挑出去一個白胖的孩子見常言好事不出門惡
事傳千里不消幾日家中大小都知金蓮養女婚偷出私
孩子來了且說吳月娘有日來家往回去了半個月光景

家時正值十月天氣家中大小接着如天上落下來般一
般月娘到家中先到天地佛前燒了香然後西門慶靈前
拜罷就对玉樓衆姐妹把岳廟中的事從頭告訴一遍
因大哭一場亦有何辞自知羞矣合家大小都來參見了月娘見妳
子抱孝哥兒到跟前子母相會在一處即此一句月娘燒香之罪可勝言哉
燒紙置酒管待吳大舅回家晚夕衆姊妹與月娘接風俱
不在話下到第二日月娘因路上風霜跋涉着了辛苦又
吃了驚恐身上疼痛沉困整不好了兩三日燒香者那秋
菊在家把金蓮敬濟兩人幹的勾當听的滿耳滿心要告
月娘說走到上房門首又被小玉喊罵在臉上大叫刮子

打在他臉上、罵道、賊說舌的奴才、趁早與我走、奄奶北遠路來家身子不快活、還未起來、氣了他、倒值了多的、罵的秋菊忍氣吞声、喏北而退、一顛亦是文字、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敬濟進來尋衣裳、婦人和他又在翫花樓上、兩個做得好、被秋菊走到後邊、叫了月娘來看、說道、奴婢兩番三次、告大娘說、不信娘不在、兩個在家、明睡到夜上睡到明、偷出私孩子來、與春梅兩個、都打成一家、今日兩人又在樓上說話、說不好了、大娘來了、兩人慌了手脚、沒處躲避、

敬濟只得拿衣服下樓往外走被丁娘撞見喝罵了幾句
說小孩兒家毀記性有要沒緊進來撞甚麼敬濟道舖子
的人等着沒人尋衣裳丁娘道我那等分付你叫小廝進
來取如何又進來寡婦房裏做甚麼沒廉恥幾句罵得敬
濟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婦人羞的半日不敢下來然
後下來四字寫得千金之難被丁娘盡力數說了一頓說道六姐今
後再休這般沒廉恥你我如今是寡婦比不得有漢子看
嘴七在家裡月錢減失之罪
丁娘一句說罷兒有耳朵有要緊
卻這小廝纔進房如才們背地排說的碌死了常言道
男兒沒性可似無銅鈸人無性懦如廝猥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你若長後正條肯叫奴才排說他
在我跟前說了幾遍我不信今日親眼看見說不的了
秋菊吐氣我今日說過要你自家立志替漢子爭氣像我這番
去被强人逼勒若是不正氣的也來不到家了正是自言如此經可
問金蓮吃月娘數說羞的臉紅一塊白一塊云紅蓮花此處又當
罪对白蓮口裡說一千個沒有只說我在樓上燒香陳姐夫
花矣
回去那边尋衣裳計如此月娘問門自失誰和他說甚話來當日月娘
亂了一回歸後边去了事之急智亂可一回便簡如說晚
夕西門大姐在房內又罵敬濟賊囚根子敢說又沒正嘴
實犯拿住你將前事一提便使月娘不在家金蓮敬濟臨事大姐亦有風影亦未

如豈不真你還那等嘴巴巴的今日兩個又在樓上做甚
木僧哉
麼說不的了兩個弄的好碎兒只把我合在鼓底下一般
那淫婦要了我漢子還在我面前拿話兒拴縛人毛司禪
磚兒又臭又硬又痛月娘燒香金蓮在家騎橫大姐處處刺眼處恰似降伏着那
個一般他便羊角葱靠南牆老辣已定你還要在這里雌
飯吃敬濟罵道淫婦你家收着我銀子我嫌你家飯吃使
性子往前邊來了自此以後敬濟只在前邊無事不敢進
入後邊來取東取西只是琪安平安兩個往樓上取去取
取西西門設法飲如彼打媳此日不爲之
發出外廂依違糊塗又如此不壞事安得每日飯食晌午
還不拿出來把傳發討錢的職拿錢街上溢饞吃如斯便
乎

正是龍鬬虎傷若了小猿各處門戶日頭半天就閉了、
是與金蓮兩個恩情又間阻了 又 敬濟那邊陳宅的房
子一向叫他母舅張團練看守居住、張團練革任在家閒
住敬濟早晚往那里吃飯去月娘亦不追問兩個隔別約
一月不得會面婦人獨在那邊挨一日似三秋過一宵如
半夏怎禁這空房寂靜慾火如蒸要見他一面難上之難
兩下音信不通這敬濟無門可入忽一日見薛嫂兒打門
首過有心要托他寄一紙柬兒與金蓮訴其間阻之事表
此胸腑之情一日推門外討帳騎頭口逕到薛嫂家拴了
驢子掀簾問薛媽媽在家有他兒子薛紀媳婦兒金大姐

抱孩子在炕上伴着人家賣的兩個使女聽見有人叫薛
媽出來問是誰敬濟道是我問薛媽在家不在金大姐道
姑夫請家來坐俺媽往人家去了頭面討銀子去了有甚
話說使人叫去連忙點茶與敬濟吃坐不多時只見薛嫂
兒來了與敬濟道了萬福說姑夫那陣風兒吹來我家叫
金大姐倒茶與姑夫吃金大姐道剛纔吃了茶了敬濟道
無事不來如此這般我與五娘勾搭日久今被秋菊丫頭
識破把俺兩個姻緣拆散大娘與二姐甚是疼淡我大姐
死了此我與大姐拆散不開二人離別日久音信不通欲稍寄
數字進去與他無人得到那裡須央及你如此這般通個

消息向袖中取出五兩銀子來這些微禮權與薛媽買茶
吃那薛嫂一聞其言拍手打掌笑起來說道誰家女婿戲
丈母敬濟悅得與金蓮勾搭甚等得親密八分人
口中便名分昭然所謂知心做處人愛也世間那
裡有此事姑夫你實對我說端的你怎麼得手來總是怪
異之辭敬濟道薛嫂禁聲且休取笑我有這東帖封好在此好歹
明日替我送與他去薛嫂一手接了說你大娘從進香回
來我還沒看他去兩當一節我去走走敬濟道我在那裡
詩你信薛嫂道往鋪子裡詩你回話說畢敬濟騎頭口來
家次日薛嫂提着花箱兒先進西門慶家上房看月娘坐
了一回又到孟玉樓房中然後纔到金蓮這邊月娘又不

蓮正放桌兒吃粥春梅兒婦人問問不樂說道娘你看人
家也少要憂心是非有無隨人說去二人相對酌自論是
非有無然則使人失
羣無辭片言折獄眞難也如今爹也沒了六娘他養出個墓生兒來莫
不也是來路不明莫不也他也難管你我暗地的事你把
心放開料天揚了還有撐天大漢哩人生在世且風流了
一日是一日是春梅結果子是篩生酒來遞一鍾與婦人說娘
日吃一杯兒暖酒解生愁閑日兒堪下雨隻夫兒交戀在
一處醜說道着生尚有如此之樂何況夫而反不如此乎
求爲梅而不能矣正飲酒只見薛總兒來到與金蓮道個萬福又
與春梅拜了拜笑道你娘兒們好受用閑觀二夫戀在一

處又笑道你家好祥瑞麼你娘兒每看着怎不解悶婦人道那陣風兒今日刮你來怎的一向不來走走一面讓薛姨娘坐薛姨兒道我整日閑的不知甚麼只是不得閒大娘頂上進了香來也不曾看的他剛纔好不怪我西房三娘也在跟前兒三娘有留了我兩對翠花一對大翠圈髮釵快性就褪了八錢銀子與我王樓不論薛姨夫是深恩只是後邊雪姑娘從八月裡要了我兩對線花兒該二錢銀子白不與我好慳吝的人是對全蓮我對你說怎的不見你老人家施人道我這兩日身子有些不自在不曾出去走動春梅一面鋪了一鍾酒遞與薛姨兒薛姨兒又道高高說我進門

就吃婦人道你到明日養個好姐姐與說王婆將他自是看薛嫂兒道我養不的俺家兒子媳婦兒金大姐到新舊了個姐兒纔兩個月來又道你老人家沒了爹終日這般冷清清了引婦人道說不得有他在好了如今弄的俺娘兒們一折一磨的不瞞老薛說如今俺家中人多舌頭多他大娘自從有了這孩兒把心腸兒也改變了姊妹不似那咱親熱了將近日月娘一提這兩日一來我心裡不自在二來因些閒話沒曾往那邊去漸七春梅道都是俺房裡秋菊這奴才大娘不在霹空架了俺娘一篇是非把我也扯在裡面好不亂哩是春梅語薛嫂道就是房裡使的那大姐他怎的倒

弄主子自古穿青衣抱黑柱這個使不的婦人使春梅你
瞧瞧那奴才只怕他又來聽藏春塢中不以春梅道他在
厨下揀米哩這破包箕奴才在這屋就是走水的槽春梅語氣
不敢單管屋裡事兒往外學舌薛媒道這裡沒人咱娘兒每
說話昨日陳姐夫到我那裡如此這般告訴我乾淨是他
戳犯你每的事兒了陳姐夫說他大娘數說了他各處門
戶都緊了不許他進來取衣裳拿藥材乃知西門又把大
失計在先般進東廂房裡住又知西門失計在先每日晌午還不拿飯出去
與他吃餓的他只往他母舅張老爹那裡吃去一個親女
婿不托他倒托小廝有這個道理他有好一向沒得見你

老人家巴巴央及我稍了個東兒多多拜上你老人家少
要心焦左右爹也是沒了爽利敬爺甚麼一做怕怎的
點根香性出烟兒放把火划也罷了一味不經于是收出
敬濟封的東帖兒遞與婦人折開觀看別無甚話上寫紅
綉鞋一詞

孜廟火燒皮肉藍橋水淹過咽喉緊按納風聲滿南州
洗淨了終是染污成就了倒是風流不怎麼也是有

一姐收次

敬濟百拜上

婦人看畢收入袖中薛嫂道他叫你回個記色與他或寫
幾個字兒稍了去方信我送的有個下落婦人叫春梅陪

着薛嫂吃酒他進入裡間半晌拿了一方白綾帕一個金戒指兒帕兒上又寫了一首詞兒敘其相恩契濶之懷寫完封得停當走出來交與薛嫂便說你上覆他叫他休要使性兒往他母舅張家那裡吃飯惹他張舅唇齒說你在丈人家做買賣却來我家吃飯顯的俺們都是沒生活的一般猶以丈母自居叫他張舅怪或是未有飯吃叫他領了裡拿錢買些點心和賒計吃便了你使性兒不進來和誰的氣量却相是賊人胆兒虛一般難道不是規金蓮語氣是未妨春梅卽去也薛嫂道等我對他說婦人羞與薛嫂五錢銀子作別出門來到前边鋪子裡尋見敬濟兩個走到僻靜處說話把前

物事通與他五娘說呼你休使性兒賭氣呼你常進來
走走休往你張舅家吃飯去着父家怪冷拿出五錢銀子與
他瞧此是裡面與我的漏眼不藏絲久後你兩個愁不會
在一塔裡對出來我臉放在那裡敬濟道老薛多有累你
深七與他唱喏那薛嫂走了兩步又回來說我險些兒忘
了一件事剛纔我出來大娘又使丫頭綉春叫進我去叫
我晚上來領春梅如此出賣梅事紛七分案如是要打發賣他說他與你
們做牽頭和他娘通同養漢敬濟道薛媽你就領在家我
改日到你家見他一面有話問他那薛嫂說畢回家去了
○是○梅○花○掩○咭
果然到晚夕月上的時分走來領春梅到月娘房中月娘

開口說那咱原是你手裡十六兩銀子買的你如今拿十六兩銀子來就是了分付小玉你看着到前邊收拾了叫他轎身兒出去休要帶出衣裳去了那薛嫂兒到前邊向婦人如此這般他大娘叫我領春梅姐來了對我說他與你老人家通同作弊偷養漢子你老人家貫不管長短只下數字不堪不問我要原價婦人聽見說領賣春梅就睜了眼半日說不出話來不覺滴眼落淚是大閒目處此如椽之筆也叫道薛嫂兒你看賤娘兒兩個沒漢子的好苦他今日他死了多少時兒就打發我身邊人他來這般沒人心仁義自恃他身邊養了個尿胞種就把人躂到泥裡只此發兒為言可知後如化可救前吃符藥更可救也

李瓶兒孩子週半還死了哩花麻瘟疹未出知道天怎

麼算計就心高遮了太陽 報冤不信善悲應各笑 薛嫂道春梅姐說爹

在日曾收用過他婦人道收用過二字兒死鬼把他當心

肝肺腸兒一般看待說一句听十句要一奉十正經成房

立紀老婆且打靠後他要打那個小廝十棍兒他爹不敢

打五棍兒薛嫂道可又來三字并為春梅稱寃乃言既大非原物還要原價為不通也大

娘差了爹收用的恁個出色姐兒打發他箱籠兒也不與

又不許帶一件衣服兒只叫他磬身兒出去隣舍也不好

看的婦人道他對你說休叫帶出衣裳去薛嫂道大娘分

付小玉姐便來叫他看着休叫帶衣裳出去那春梅在傍

聽見打發他一點眼淚也沒有又是大閑目處又是如椽之筆寫此數句見婦人哭說道娘你哭怎的奴去了你耐心兒過休要思慮壞了你你思慮出病來沒人知你疼熱動人千古等奴出去知已之感不與衣裳也罷自古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友不穿嫁時衣直照正說着只見小玉進來說五娘你信我奶奶倒三顛四的又单重衣服小大姐扶持你老人家一塲瞞上不瞞下你老人家拿出箱子來揀上色的與兩套叫薛姨兒與他拿了去做個一念也是你善身一塲婦人道好姐姐你到有點仁義小玉道你若說誰人保得常無事報慕保藏兒都是一樣金土上人鬼死孤悲物傷其類有死生各一事也

拍出春梅箱子來是帶的汗巾兒翠簪兒都叫他拿去婦人揀了兩套上色羅段衣服鞋脚包了一天包婦人自己與他幾件鈒梳篦墜戒指小玉也頭上拔下兩根簪子來遞與春梅餘者珠子纓絡銀絲云髻遍地金粧花裙襖一件兒沒動都拍到後邊去了必如此乃映不垂別淚方是有志氣春梅當下拜辭婦人小玉酒淚而別此處不酒淚是無金蓮淚故上寫其不垂淚此處又寫其酒猶正是與金蓮刻臨出門婦人還要他拜辭拜辭月娘骨一痛非別淚也次日金蓮如此只見小玉搖手兒這春梅跟定薛嫂頭也不回揚長而裂出門去了如椽之筆爲炎涼場中吐此一口惡氣蓋不屑受之之意也小玉合婦人送出大門回來小玉到上房回大娘只說罄身

子去了衣服都留下沒與他這金蓮歸進房中往常有春梅娘兒兩個相親相熱說知心話兒今日他去了委得屋裡冷冷落落甚是孤悽不覺放聲大哭西門死無此痛哭潘姥七死又無此痛哭有詩爲証

耳畔言猶在　房中人不見

于今恩愛分　無語自消魂

第八十六回

寫敬濟無知小子不經世事强作解人如畫與醒多

少浮浪子弟

打敬濟必用雪娥蓋殘枝敗葉必用雪壓之面倒也

然後知入手金蓮激打雪娥文字之妙

張團練喻荷葢之猶張也今雪壓陳葢之斐宜乎團

葢不能復張故下文張團練即與敬濟分矣

夫水秀才不來温秀才已去旋見已磬梅子不酸則

蓮花之渴何如是能少延旦夕殘喘不過于汚泥中

取其潮濕耳然則金蓮之不堪田地又何如

夫金蓮一头理應即用武二一手刃之惟恨其緩也奈何又到下囘不知作者蓋欲順水推船將伯爵十弟兄公案一照故用張二官不然平平散去猶不盡十弟兄之惡若春鴻又是順水船中順便文字至于守備府又爲埋屍一段文字夫必寫埋尸所以結金蓮出落春梅之筍也至若陳敬濟又不得不然之文良爲歸結陳洪張氏大姐之筍而後文馮金寶并嚴州又爲作花子做道士之筍一層層又逼入守備府中與春梅復合也文字相生閒合之妙如此是大間架

蓋五鳳樓手

雪娥哎打陳敬濟　金蓮解渴王潮兒

詩曰

兩打梨花倍寂寥　幾回腸斷淚珠拋
睽違一載猶三載　情緒千絲與萬條
好句每從秋裏得　離魂多自夢中消
香羅重解知何日　辜負巫山幾暮朝

話說潘金蓮自從春梅出去房中納悶不題單表陳敬濟次日早飯時出去假作討帳騎頭口到於薛嫂兒家薛嫂兒正在屋裡一面讓進來坐敬濟拴了頭口進房坐下點

茶吃了薛嫂故意問姐夫來有何話說敬濟道我往前街討帳竟到這裡昨晚小大姐出來了在你這裡薛嫂道是在我這裡还未上主兒哩敬濟道在這裡我要見他和他說句話兒薛嫂故作喬張致說好姐夫昨日你家丈母好不分付我與後王婆不同因為你每通同作弊弄出醜事來纔把他打發出門叫我防範你們休要與他會面說話你还不趁早去哩只怕他一時使將小廝來看見到家學了又是一場兒明透下文倒沒的弄的我也上不的門那敬濟便笑嘻嘻袖中拏出一兩銀子來權作一茶你且收了改日还謝你那薛嫂見錢眼開說道好姐夫自恁沒錢使將來謝我

只是我去年臘月你舖子當了人家兩付扣花梳頂將有一年來本利該八錢銀子你尋與我罷偏以閒筆作觀又過人下文來安敬濟道這個不打緊明日就尋與你這薛嫂兒一面請敬濟裏間房裡去與春梅厮見一面叫他媳婦金大姐定菜兒我去買茶食點心又打了一壺酒并肉鮮之類叫他二人吃這春梅看見敬濟說道姐夫你好人兒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俺娘兒兩個弄的上不上下不下出醜惹人嫌到這步田地敬濟道我的姐姐你既出了他家門我在他家也不久了妻兒趙迎春各自尋投奔又悟隙底私窺一回你叫薛媽替你尋個好人家去罷我醃韮菜已是入不的畦了

不要春梅意我往東京俺父親那裡去討較了回來把他在金蓮也

家女兒休了只要我家寄放的箱子說畢敬濟敢干肆惡肚腸處在此又是西門之愚不一時薛嫂買將茶食酒菜來放炕桌兒擺了兩個做一處飲酒叙話薛嫂也陪他吃了兩盞一遞一句說了回月娘心狠宅裏恁個出色姐兒出來通不與一件兒衣服簪環就是往人家上主兒去裝門面也不好看春梅敬濟三人傍來一人便有還要舊時原價就是清水這碗裏傾傍人那得知之樂

倒那碗向也拋撒些兒若是金蓮碗申清水回洞泉不絕也原來這等灰腦風臨時出門倒虧了小玉了頭做了個分七小玉得寵如畫叫他娘拏了兩件衣服與他不是往人家相去拏甚麼做上盞

比又吃得酒濃時薛嫂叫他媳婦金大姐抱孩子躲去人家坐的叫他兩個在裏間自在坐個房兒正是

雲淡淡天邊鸞鳳　水沉沉波底鴛鴦
寫成今世不休書　結下來生欢喜帶

兩個幹完一度作別比時難割難捨為下數回薛嫂恐怕大書作地月娘使人來瞧連忙攬掇敬濟出港騎上頭口來家遲不上兩日敬濟又稍了兩方銷金汗巾兩雙膝褲與春梅又尋枕頭出來與薛嫂兒又拏銀子打酒在薛嫂兒房內正和春梅吃酒不想月娘使了來安小廝來催薛嫂兒怎的遠不上主兒看見頭口拴在門首來安兒到家學了話說

姐夫也在那里來月娘聽了心中大怒使人一替兩替叫那薛嫂兒去儘力數說了一遍道你領了奴才去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後日只顧不上緊替我打發好窩藏着養漢棒錢兒與你家使原是若是你不打發把了頭還與我領了來我另叫馮媽媽子賣你再休上我門來必如此好催那梅花別放薛嫂兒聽了到底還是媒人的嘴說道天麼天麼你老人家怪我差了我赶着增福神着棍打你老人家照顧我怎不打發昨日也領着走了兩三個主兒都出不上你老人家要十六兩原價俺媒人家那裏有這些銀子陪上月娘又道小廝說陳家種子輕薄語月娘自今日在你家和了

頭吃酒來薛嫂慌道耶嘭耶嘭又是一場兒還是去年
月當了人家兩付枕頭在咱獅子街舖內銀子收子今日
姐送枕頭與我我讓他吃茶他不吃忙忙就上頭口來
了幾時進屋裏吃酒來原來咱家這大官兒怎麼搗謊駕
舌月娘吃他一篇說的不言語了說道我只怕一時被那
種子設念隨邪差了念頭薛嫂道我是三歲小孩兒當可
怎些事兒不知道你那等分付了我我長吃好短吃好他
在那裏也沒的久停久坐與了我枕頭茶也沒吃就來了
幾曾見咱家小大姐面兒來萬物也要個直實你老人家
就上落我起來既是如此如今守備周爺府中要他圖生

長只出十二兩銀子過去守備看他若添到十三兩上我
就賣了銀子來罷說起來守備老爺前者在咱家酒席上也
曾見過小大姐來因他會這幾套唱好模樣兒纔出定幾
兩銀子又不是女兒其餘別人出不上薛嫂當下和月娘
商死了價錢次日早起春梅收拾打扮粧點起來戴著團
髮雲髻兒滿頭珠翠穿上紅段襖兒藍段裙子腳上雙繡
尖鞋上一頂轎子送到守備府中周守備見了春梅生的
模樣兒比舊時越又紅又白（所謂白梅井花對紅梅落者身也我云兩腮寫法以此）身
段兒不短不長一對小腳兒滿心歡喜就兌出五十兩一
錠元寶來這薛嫂兒拿來家整下十三兩銀子往西門慶

家交與月娘另外又拿出一兩來謝是周秀賞我的喜錢
賞錢輕而賞你者人家這邊不與我些兒那與月娘兒不
錢重妙絕
過只得又拜出五錢銀子與他相好他還禁了三十七兩
五錢銀子十個九個媒人都是如此賺錢養家令人不爲月娘銀而
爲玉郎表陳敬濟兒賣了春梅又不得往金蓮那邊去見
發恨
月娘凡事不理他門戶都嚴緊到晚夕親自出來打發籠
前後照看上了鎖方纔睡去因此弄不得手腳敬濟十分
急了先和西門大姐裏了兩場淫婦後罵大姐我
在你家做女婿不道的喫飯也傷了你家收了我許多
金銀箱籠在此待機處你是我老婆不顧瞻我反說我雖你家

飯吃我白吃你家飯來眞的大姐只是哭滿十一月念七日孟玉樓生日又是一年玉樓安排了幾碟酒菜點心好意叫春鴻拿出前邊舖子叫敬濟陪傅夥計吃月娘便說他不是才料休要理他要與傅夥計自家吃說是了不消叫他選映邊來止房知道便見月娘先吩咐便絶不放閒雜人進房一步月娘處又極刻薄天下壞事不知事人確玉樓不肯春鴻拿出來擺在水櫃上一大壺酒有如此都吃了不勾又使來安兒後邊要去傅夥計便說姐夫不消要酒去了這酒勾了我也不吃了敬濟不肯不知深淺之人如此定叫來安要去等了半晌來安兒出來回說沒了酒了這陳敬濟也有半甜酒兒在肚內又使他要去那來安不動

又另拿錢打了酒來吃着馬來安兒賊小奴才兒你別要慌你主子不待見我連你這奴才每也欺負我起來了使你使兒不動我與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酒肉吃傷了有爹在怎麽行來今日爹沒了就改變了心腸把我來不理都亂來擠撮我我大丈母听信奴才言語凡事托奴才不托我繇他我好耐驚耐怕兒傅駁討劝道好姐夫快休爺言不敬奉姐夫再敬奉誰想必後边忙怎不與姐夫吃你罵他不打緊墻有縫壁有耳恰似你醉了一般敬濟道老駁計你不知道我酒在肚裏事在心頭俺丈母听信小人言語罵我一篇是非就等我爺了人人沒爺了我妙語後日冷鋪中晏

公廟則此話難說矣好不好我把這一屋子裏老婆都刮剌了到官也只是後丈母通姦論個不應罪名單指月娘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兒休了然後一紙狀子告到官再不東京萬壽門進一本容易之事你家見收着我家許多金銀箱籠都是楊戩應沒官贓物作死却是未見天日之好不好把你這幾間業言然自是西門失計

房子都抄沒了老婆便當官辦賣我不圖打魚只圖混水要子會事的把俺女婿收籠着照舊看待還是大家便益本意傳駿計見他話頭兒來的不好說道姐夫你原來醉後合了王十九只吃酒且把散話畢起這敬濟睜眼瞅着傳駿了

計罵道賊老狗怎的說我敬話揭挑我醉了吃了你家酒

來我不才是他家女婿嬌客你無故只是他家行財你他
搭撮我起來是醉語是憤語我叫你這老狗別要慌你這幾年賺
的俺丈人錢勾了飯也吃飽了心裡要打發兒把我疾發
了去要奪權兒做買賣好禁錢養家我明日本狀也帶你
一筆又容易叫他打官司那傅駿計最是個小胆兒的人
之甚
見勢頭不好穿上衣裳悄悄往家一溜烟走了小厮收了
家活後邊去了敬濟倒在炕上睡了一覺晚景題過次日
傅駿計早辰進後边見月娘把前事具說一遍哭哭啼啼
要告辭家去交割帳目不做買賣了月娘便劝道駿計你
只安心做買賣你要那理發才粹如臭屎一般丟着他月娘

意只如此便了當初你家爲官事投到俺家來權住着有甚金銀財寶月銀抵頓總是與瓶兒寄物吐氣也只是大姐幾件粧奩隨身箱籠你家老子便躲上東京去了那的恐怕小人不足叫俺家晝夜躭心你來時纔十六歲黃毛團兒也一般也虧在丈人家養活了這幾年調理的諸般買賣兒都會今日翅膀毛兒乾了反恩將仇報一掃箒掃的光光的小孩兒家說話欺心恁沒天理到明日只天照看他殺計你自安心做你買賣休理他便了他自然也羞不是常教他羞的事一面把傳殺計安撫住了不題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印子鋪擠着一屋裡人贖討東西只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送了一

臺茶來與傅駿計吃放在桌上孝哥兒在奶子懷裡嘴上的只管哭這陳敬濟对着那些人作要當眞說道我的哥哥乖乖兒你休哭了向衆人說這孩子倒相我養的依我說話寫來確是一不知事後生叫他休哭他就不哭了那些人就呆了如意兒說姐夫你說的妙妙話兒越發叫起兒來了看我進房裏說不說這陳敬濟赶上踢了奶子兩腳戲罵道怪賊淫婦如画市井你說不是我且踢個响屁股兒着那婆子抱孩子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向月娘哭說姐夫对衆人將哥兒這般言語發出來這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正在鏡臺边梳着頭必对鏡寫半日說不出話來往前一撞就昏

倒在地不省人事但見

荊山玉損可惜西門慶正室夫妻寶鑑花殘枉費九十日東君匹配花容淹淡猶如西園芍藥倚朱欄檀口無言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日春風急吹折江梅一枝地花月蝕也

慌了小玉叫將家中大小扶起月娘來炕上坐的孫雪娥跳上炕撅救了半口滾姜湯灌下去半日甦醒過來月娘氣堵心胸只是哽咽哭不出聲來奶子如意兒對孟玉樓孫雪娥將散濟对衆人將哥兒戲言之事說了一遍我好意說他又赶着來踢了兩腳把我也氣的發昏在這裏

娥扶着月娘待的衆人散去悄悄在房中對月娘說娘他
不消生氣的你有些好歹越發不好了必用雪娥二絲不索他壽之于
人大矣哉這小廝因賣了春梅不得與潘家那活婦弄手腳纔
發出話來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大姐已是嫁出女如同賣
出田一般咱顧不的他這許多常言養蝦蟆得水蟲兒病
只顧叫那小廝在家裏做甚麼明日哄賺進後邊下老實
打與他一頓上岳廟時厨房灶前此氣一吐即時赶離門叫他家去處敬濟如此然後叫將王媽媽子來把那淫婦叫他領了去變賣嫁
人如同狗屎臭尿掠將出去一天事都沒了處金蓮如此平空
留着他在家裏做甚麼到明日沒的把咱們也扯下水去

了雪娥說完乃知激
了一回直透此處月娘道你說的也是當下計議已定
打
了到次日飯時已後月娘埋伏了了鬟媳婦七八個人各
拏短棍棒搥使小廝來安兒請進陳敬濟來後边只搥說
話把儀門閉了叫他當面跪下問他你知罪麼那陳敬濟
也不睬轉把臉兒高揚佯佯不採是此日月娘大怒於是
敬濟
○○○

裡罵道好個沒根基的忘八羔子敬濟早不言心中暗
道若不是我這個法兒怎得脫身於是扒起來一手拋
着褲子往前走了月娘隨令小廝跟隨叫他算賬交于傳
銀計敬濟自知也立脚不定一面收拾衣服鋪蓋也不作辭
使性兒一直出離西門慶家逕往他母舅張團練家他
姑夫唯與荷舊房子自住去了了正是
蓋相依矣
唯有感恩并積恨萬年千載不生塵
滿金蓮在房中聽見打了敬濟赶離出門去了越發憂上
加憂悶上添悶一日月娘吩信雪娥之言使玳安兒去叫
了王婆來那王婆自從他兒子王潮跟淮上客人拐了起

車的一首兩個銀子來家得其發跡也不賣茶了（為解渴作起）買了
兩個驢兒安了盤磨一張羅櫈開起磨房來吹見鄰
舍宅裡叫他連忙穿衣就走映到路上問玳安說我的哥
哥幾時沒見你又早籠起頭去了有了媳婦兒不曾玳安
道哥哥曾有嘍王婆子道你爹沒了你家誰人請我作甚
麼莫不是你五娘養了兒子了請我去抱腰玳安道俺五娘倒沒
養兒子倒養女婚（天成妙語）（玳安的口可見）俺大娘請你老人家
領他出來嫁人王婆子道天麼天麼你著麼我說這
淫婦死了你爹怎守得住只當狗改不了吃屎就手磕
兒來子（又是天生妙語）就是你家大姐那女婚子他姓甚麼（王婆絮是一絲）

不絕許久不見寫來使婆子滿說紙上不改一線眞是化工之筆 玳安道他姓陳名與明敬濟王婆子道想着去年我爲何老九的事去央煩你爹到宅內你爹不在賊淫婦他就汲留我房裏坐坐兒拆針也逛不出個來方知寫何干事之妙爲此下線也 只叫了頭餅一鍾清茶我吃了出來了我只道千年萬歲在他家如何今日他逐出來好個浪蹄子淫婦數語爲後文、伏說我是你個媒主勒嫁作勢。 你成了恁好人家就是別人邊去也不該那等大意替你作成了恁好人家就是別人邊去也不該那等大意玳安道爲他和俺姐夫在家裡炒嚷作亂昨日差些兒沒把俺大娘氣殺了哩俺姐大已是打發出去了只有他老人家如今叫你領他去哩王婆子道他原是轎兒來少不

得還叫頂橋子他也有個箱籠來這裡少不的也與他個箱子兒玳安道這個少不的俺大娘自有個處兩個說話間到了門首進入月娘房裡道了萬福坐下丫鬟拿茶吃了月娘便道老王無事不請你來悉把潘金蓮如此這般上頂說了一遍今來是非人去是是非者一客不煩二主還起動你領他出去或聘嫁或打發叫他吃自在飯去罷我男子漢已是沒了招攬不過這些人來說不的當初死鬼爲他月娘無禮丟了許多錢底那話了就折他恁個處可殺銀人兒也有玉樓瓶兒皆帶銀錢來惟至金蓮費出錢去然則金蓮爲重以色見長乖今隨你聘嫁多少兒交得來我替他多念個經兒也是一場勾

當王婆道你老人家是稱罕這錢的只要把福官離了門就是了亦是正言早已占地我知道我也不肯差了又道今日好日就出去罷又一件他當初有個箱籠兒有頂轎兒來也少不的與他頂轎兒坐了去月娘道箱子與他一個轎子不容他坐小玉道俺奶奶氣頭上便是這等說到臨收少不的顧頂轎兒不然街坊人家看着拋頭露面的不吃人笑話處處寫小玉爲窈王之根月娘不言語了寵愛小玉如畫一面使了繫綉春前邊叫金蓮來這金蓮一見王婆子在房裡就睜了向前道了萬福坐下王婆子開言便道你快收拾了剛纔大娘說叫我今日領你出去哩金蓮道我漢子死了多少時兒

我為下甚麼非作下甚麼反來如何要打發我出去王婆道你休稀裡打哄做啞裝聾自古蛇僧碰龍蛇知道各人幹的事兒各人心裏明金蓮你休呆裡撒好說長道短我手裡使不的巧語花言如西游記尋得妖精主人公來也幫閑鑽懶自古沒個不散的筵席出頭椽兒先朽爛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蒼蠅不鑽沒縫兒蛋你休把養漢當飯妙語不煩我如今要打發你上陽閑乃作者特特打發其上鬼門閑也金蓮見勢頭不好料難久住便也發話道你打人休打臉罵人休揭短有勢休要使尽子赶人不可赶上我在你家做老婆也不是一日見怎听奴才淫婦戳舌便這樣絕情絕義的打發我出去方知

為書童王鑑撥至寺我去不打緊只要大家硬氣寺到着撒潑者為此二語又為玉樓雪沒個破字兒總好、姚作過文當下金蓮與月娘亂了一回月娘到他房中打點與了他兩個箱子一張抽替桌兒四套衣服幾件釵梳簪環一床被褥其餘他穿的鞋脚都填在箱內把秋菊叫到後邊來一把鎖就把房門鎖了（月娘狠極生生世世不願見此等人）金蓮穿上衣服拜辭月娘在西門慶靈前大哭了一回又走到孟玉樓房中也是姊妹相處一場一旦分離兩個落了一回眼淚（此處又以玉樓襯月娘）玉樓瞞着月娘悄地與了他一對金碗磬子一套翠藍段襖紅裙子說道六姐奴與你離多會少了你看個好人家往前進了罷自

古道千里長蓬也沒個不散的筵席二語參盡西門一生你若有了人家使個人來對我說聲奴往那里去那裡去者有去志也順便到你那裡看你去又是永福寺內識語也是姊妹情腸于是酒淚而別映春臨出門小玉送金蓮悄七與了金蓮兩根金頭簪兒梅此處又以小玉之簪映轉金蓮玉樓施兒諸簪為離合大關目金蓮道我的姐七你到有一點人心兒在我王婆又早顧人把箱籠桌子抬的先去了獨有玉樓小玉送金蓮到門首坐上轎子纔回玉樓堂之終始金蓮施兒春梅三人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共生離

却說金蓮到王婆家王婆安插他在裏間臨夕同他一處

睡他兒子王潮兒也長成一條大漢籠起頭去了還未有
妻室外間支着床睡這潘金蓮次日依舊打扮喬眉喬眼
在簾下看人（仍復收到簾下伺等筆力）無事坐在炕上不是描眉畫眼
就是彈弄琵琶（方是金蓮）王婆不在就和王潮兒鬬葉兒下棋
（方是金蓮）那王婆自去掃廂喂養騾子不去管他朝來暮去又
把王潮兒刮剌上了晚間等的王婆子睡着了婦人推下
炕溺尿走出外間床上和王潮兒兩個幹搐的床子一片
響聲（爽是十分滿足）被王婆子醒來听見問那裡響王潮兒道是
櫃底下猫捕老鼠响王婆子睡夢中喃七响七口裡說道
只因有這些麽麽在屋裡引的這乱的半夜三更耗

人不得睡、一語透過武二之外、良久、又聽見動且搖的床子格支七响、王婆又問那裡响、王潮道是猫咬老鼠鑽在炕洞底下嚙的响、婆子側耳、果然聽見猫在炕洞裏咬的响、方纔不言語了、婦人和小厮幹完事依舊睡去了、有幾句雙關說得這老鼠好

你身軀兒小胆兒大嘴兒尖、忒潑皮、見了人藏七躲七、耳边廂叫七嘲七、撩混人半夜三更不睡不行正人倫、偏好鑽穴隙、更有一件兒不老實到底改不的偷漉抹嘴頭與飄的一唱相对前後一節方好殺金蓮也

有日陳敬濟打听得潘金蓮出來、还在王婆家聘嫁、因提

着兩弔銅錢走到王婆家來。王婆子正在門前掃驢子。敬濟
冀這敬濟向前深七地唱個喏。婆子問道。一哥哥你做甚麽
敬濟道。請借裡邊說話。王婆便讓進裡面。敬濟便道。動問
西門大官人宅內有一位娘子潘六姐在此出嫁王婆便
道。你是他甚麽人。那敬濟嘻嘻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
是他兄弟。他是我姐七。那王婆子眼上眼下。打量他一回。
說他有甚兄弟。我不知道你休要我你莫不是他家女婿
姓陳的來此處尋漢子。寫王婆子真是狠手。非薛媒文媒可比。我老娘手裡
放不過。敬濟笑向腰裡解下兩弔銅錢來。放在面前說這
兩弔錢權作王奶七。一茶之費。教我見見一面。改日還重

謝你老人家婆子見錢越發喬張致起來便道休說謝的話他家大娘子分付將來不許叫閑雜人來看他明放倒身說話你既要見這雌兒一面與我五兩銀子見兩面與我十兩又駁十分光你若娶他便與我一百兩銀子我的十兩媒人錢在外何不今每日兒面前我不管閑帳你如今兩是婆子的看錢樹串錢兒打水不渾的做甚麼敬濟見這虔婆口頭不收錢又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脚簪子重五錢般鸞扯腿跪在地下說道王奶奶你且收了容日再補一兩銀子來與你不敢差了且容我兒他一面說些話兒則個那婆子於是收了簪子和錢分付你進去兒他說了話就與我出來

不許你挺眉睜目只顧坐着（被是為生活非吃醋也）且許那一兩頭銀子明日就送來與我（與成衣日要十兩頭送於是欲对西門有知此陈同如）於是欲簾放敬濟進裡間婦人正坐在炕上看見敬濟便埋怨他道你好人兒弄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有上稍沒下稍出醜惹人嫌（與春梅一樣話）你就影兒也不來看我看兒了我娘兒們好好的折散的你東我西皆是為誰來說着扯住敬濟只顧哭泣（此處與春梅不同）王婆又與哭（恐怕有人聽見）（夾寫玉婆）筆力到底動甚敬濟道我的姐姐我為你則皮剛肉你為我受氣（二語又是處心做處）怎不來看你昨日到薛媒兒家已知春梅就羞（二語又是處心做處）怎不來看你昨日到薛媒兒家已知春梅賣在守備府裡去了纔打聽知你出離了他家門在王奶

奶這邊聘嫁今日特來見你一面和你計議咱兩個恩情難捨折散不開如之奈何我如今要把他家女兒休了問他要我家先前寄放金銀箱籠他若不與我我東京萬壽門一本一狀進下來那時他雙手奉與我還是遲了我暗地裡假名托姓一頂轎子娶到你家去咱兩個永遠團圓做上個夫妻有何不可又一個要偷娶人道現今王乾娘又不是老王了要一百兩銀子你有這些銀子與他敬濟道如西門與型尚在焉何不可

何要這許多婆子說道你家大大母說當初你家爹爲他打個銀人兒也還多定要一百兩銀子少一絲毫也成不的敬濟道實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打得熱了折散

不開看你老人家下顧退下一半兒來五六十兩銀子也罷我往舟舅那里典上兩三間房子娶了六姐家去也是春風一度你老人家少轉些兒罷婆子道休說五六十兩銀子八十兩也輪不到你手裡了昨日潮州販綢絹何官人本爲王六兒由線不謂又爲潘六八出到七十兩見閒聽不知又爲王六兒點歸着文字厥整細密大街上張二官府如今見在提刑院掌刑刑完西之是又是據門有那使了兩個節級來出到八十兩上拏着兩封銀子將奈何來兌還成不的都弄去了你這小孩兒家空口來說空話倒還敢笑落老娘老娘不道的吃傷了哩一味狠毒當下一直走出街上大要唱說誰家女婿要娶丈母還來老娘屋裡

放屁、一味敬濟滾了、一手扯住婆子來、雙膝跪下、央及王
奶奶禁聲、我依王奶奶價值一百兩銀子罷、爭奈我父親
在東京我明日起身往東京取銀子去、婦人道、你既為我
一場休與乾娘爭執上緊取去、只恐來遲了別人娶了、奴
去就不是你的人了、淫婦嘴、如此敬濟道、我顧頭不顧
自身、不能主也、敬濟道我顧頭不顧
夜兼程、多則半月、少則十日就來了、婆子道、常言先下手
先食飯我的十兩銀子在外休要少了、我先與你說明白
着、一味敬濟道這個不必說、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說畢、敬
濟作辭出門、到家收拾行李、次日早頭巾上東京取銀
子去、此一去正是
青龍其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第八十七回

此回方結冷遇親哥嫂之人至一百回乃又結冷遇之文方知一百回如一百顆胡珠一線穿串却也

寫一伯爵方寫一武二又是第一回特比相照筆泛泛寫伯爵之冷處也

寫張二官不要金蓮之語乃見伯爵落得做小人不是又寫一有主見之張二官也作者何暇爲此書無因之人寫其主見不見王三官林氏諸人至西門死後久已不在此書之冊內矣

寫月娘暗中跌脚方知玉簫藏壺之妙夫殺金蓮與

玉簫藏壺何典哉須知月娘與金蓮進門時深愛之也不深愛不能使金蓮肆志爲惡以與諸人結仇然而使月娘終始愛之則小玉之私玳安且成婚矣如意之私來興亦合房矣所云家醜不可外談者是也使金蓮不傷月娘之心則雖有敗潘云云或亦逐歡潘而遣大姐金蓮未必去也此寔論時度勢之情即月娘大有主見令其改嫁亦必念姊妹之情留之家中尋售主而遣之此亦常情即不然王婆來云嫁于武二月娘不傷其心亦必慕以一二言而王婆雖貪而忘禍特無一冷眼者提醒耳一聞月娘言而王婆

變卦武二哥之事不穩矣夫打死李外傳月娘之夫死遭毒手豈有不冷眼親破今日之事乃不發一言止暗中跌腳且轉而與玉樓言是其情義盡矣其怨恨深矣其情義盡而怨恨深者在何處蓋在撒潑之一日去撒潑又起于玉簫之透漏消息玉簫之甘心爲用是又在書童之私而乃有三章之約夫書童之私却如何先安一根則用寫藏壺也然則書童者死金蓮之人也故獨附瓶兒而不附金蓮其必瓶兒生子而即來者蓋即手最闊撚已伏一殺金蓮者矣至于瓶兒死則必用死金蓮矣故即大三章約然則三

章約者勾引帖也夫瓶兒爲一樣淫婦何以子生子時不伏一死之人曰固早伏之矣死瓶兒之人即用子虛則瓶兒未入西門未嫁竹山之先喬皇親花園中已伏之也何以見子虛死之蓋子虛以鬼胎化官哥官哥以愛緣死瓶兒是子虛死之也然而非子虛死之也金蓮死之也又何以故官哥不死瓶兒不死金蓮又死官哥之人也子虛固欲以官哥之死七瓶兒然非金蓮以死官哥之死授子虛則子虛亦空爲孽化耳是金蓮死官哥是金蓮死瓶兒也金蓮既爲死瓶兒之人則于薪翠軒特对照一葡萄架早上

已伏一死瓶兒之人矣是瓶兒生子而書童來內室
乞恩而書童附瓶兒一死而書童去明似爲瓶兒寫
一書童暗却爲金蓮寫一書童爲瓶兒寫者見此日
同寵之人即將來同散之人似沒甚關係爲金蓮者
盜既從水溝傳中武二手內刀下奪來終須還他殺
去夫既奪之來而如何令之去故必用敬濟然徒用
敬濟何以處月娘數年之情分使不寫其與月娘花
攢錦簇四五年又何必向武松討情分奪來既極力
描其花攢錦簇乃爲敬濟事固應奪之必遺亦不應
知其必死而不一言此王潮離間之人必不可少而

所以成此離間之人者則因書童然而三章約出之
金蓮口中則又金蓮之自殺古人云有机心者必有
隱禍蓋以此也是故書童必以瓶兒生子而來瓶兒
一死即去始終爲瓶兒之荆棘以引起金蓮之禍端
爲瓶兒九泉之笑也然則金蓮死官哥官哥死瓶兒
西門死武大金蓮死西門敬濟死金蓮寃之作者隱
筆蓋言月娘死金蓮耳何則暗中跌脚故也夫月娘
之所以必死金蓮而不一救之者由于撒潑撒潑由
于玉簫玉簫過舌則因瓶兒之衣如意之宿是又瓶
兒之靈殺之也寃之玉簫之所以肯過舌者三章約

也是金蓮固自殺而三章約所以肯遵依是又書重之故然則藏壺而云掩冨眞非一日一人一事之冨也欤危机相倚如層波疊起不可窮止何物作者能使大千世界生死之苦海水盡掬入此一百胡珠之線內嘻技至此無以復加矣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忘禍　武都頭殺嫂祭兄

詩曰

悠悠蒼我里世亂各東西存者問消息死者爲塵
泥賤子家既敗壯士歸來時四句哭尽行人見空巷日
暮氣慘凄但逢狐與狸堅毛怒裂皆我有鋼銕劍
對此吐長霓爲兄弟一吐憤氣已貫日虹矣

話說陳敬濟顧頭不顧尾起身叫了張團練一個伴當跟隨早上東京去不題却表吳月娘打發潘金蓮出門次日使春鴻門薛嫂兒來要賣秋菊這春鴻正走到大街撞見應伯

爵叫住問春鴻你往那里去春鴻道大娘使小的叫媒人薛嫂兒去伯爵問叫媒人做甚麼春鴻道賣五娘房裡秋菊了頭伯爵又問你五娘爲甚麼打發出來嫁人這春鴻便如此這般因和俺姐夫有些說話大娘知道了先打發了春梅小大姐娘可羞可羞然後打了俺姐夫一頓赶出往家去了昨日纔打發出俺五娘來伯爵听了點了點頭兒說道原來你五娘和你姐夫有搭兒看不出人來又向春鴻說孩兒你爹已是死了你只顧還在他家做甚麼終是沒出産一個他家你心裡還要歸你南邊去還是這裡尋个人家跟罷春鴻道便是這般說老爹已是沒了家中大娘

好不嚴緊各處買賣都收了房子也賣了琴童兒畫童兒都走了點出也攬不過這許多人口來小的待回南邊去又沒順便人帶去所謂無便鴻是也這城內尋個人家跟又沒個門路伯爵道俊孩兒人無遠慮安身不牢千山萬水又往南邊去做甚你肚裏會几句唱愁這城內尋不出主兒來答應我如今舉保個門路與你如今大街坊張二老爹家有萬七貫家財見頂補了你爹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如今你二娘又在他家做了二房此仙家子那伯泉不同我把你送到他宅中答應他見你會唱南曲管情一箭就上奏留你做個親隨大官兒又不比在你迈家裡他性又好年紀小

小又個儻又愛好你就是個有造化的這春鴻扒倒地下就磕了個頭有累二爹小的若見了張老爹得一步之地賞礼與二爹磕頭伯爵一把手拉着春鴻說俊孩兒你起來我無有個不作成人的肯要你謝你那得錢兒來春鴻道小的去了只怕家中大娘抵尋小的怎了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問你張二老爹討個帖兒封一兩銀子與他家兩个他家他家銀子不敢受三個他家與上文無数不怕不把大官人哥字相映也你不双手兒送了去說罪春鴻往薛嫂兒家叫了薛嫂兒見月娘領秋菊出來只賣了五兩銀子交與月娘不在話下秋菊原爲去金蓮之樣金蓮却說應伯爵領春鴻到張去矣則秋菊不賣安用哉

二官守禮見了張二官見他生的清秀又會唱南曲就留下他荅應便拏拜帖兒封了一兩銀子送往西門慶家討他箱子那日吳月娘家中正陪雲裡守娘子范氏吃酒先是雲裡守補在清河左衛做同知見西門慶死了吳月娘守寡手裡有東西就安心有垂涎圖謀之意與夢境一照此日正買了八盤美菓礼物來看月娘見月娘生了孝哥范氏房內亦有一女方兩月兒要與月娘結親那日吃酒就兩家割衫襟做了兒女親家留下一双金環爲定礼比官哥結親何如聽見玳安兒拿進張二官府帖兒并一兩銀子說春鴻投在他家荅應去了使人來討他箱子衣服月娘見他見

做提刑官一語千古傷心夫當
日不自家現做哉不好不與他銀子也不曾
收只得把箱子與將出來初時應伯爵對張二官說西門
慶第五娘子潘金蓮生的標致會一手琵琶百家詞曲双
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寫字因爲年小守不的又和他大
娘子合氣今打發出來在王婆家嫁人這張二官一替兩
替使家人拏銀子往王婆家相看王婆只推他大娘子分
付不倒口要一百兩銀子那人來回講了几遍還到八十
兩上王婆還不吐口兒落後春鴻到他宅內張二官听見
春鴻又助着一臂之力可逼死金蓮
春鴻說婦人在家養着女婿方打發出來這張二官就不
要了對着伯爵說我家現放着十五歲未出幼兒子上學

攻書要這樣婦人來定歲甚當張二官為他做到地也豈真有張二
官哉又听見李嬌兒說金蓮當初用毒藥擺偏死了漢子被
西門慶古將來家又偷小廝把第六個娘子娘兒兩個生
生吃他害殺了金蓮罪案一總以此張二官就不要了話分兩頭
却說春梅賣到守備府中守備見他生的標致伶俐舉止
動人心中大喜與了他三間房住手下使一個小丫髮就
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三日替他裁了兩套衣裳所謂不圖
嫁時衣也薛嫂兒去賞了薛嫂五錢銀子又買了個使女扶侍
他立他做二房大娘子一日失明吃長齋念佛不管閒事
還有生姐兒孫二娘在東廂房住春梅在西廂房各處鑰

匙都叫他掌管甚是寵愛他一日聽薛媒兒說金蓮出來
在王婆家聘嫁這春梅晚夕啼七哭七對守備說金蓮家法俺
娘兒兩個在一處厮守這几年他大氣兒不曾呵着我把
我當親女兒一般看承只知拆散開了不想今日他也出
來了你若肯娶將他來俺娘兒每還在一處過好日子又
說他怎的好模樣兒諸家詞曲都會又會彈琵琶聰明俊
悄百伶百俐屬龍的今纔三十二歲兒他若來奴情願做
第三也罷於是把守備念轉了使手下親隨張勝李安與
了兩方手帕二錢金子往王婆家相看果然生的好個出
色的婦人王婆開口指稱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張

脫李安許了半日還了六十兩那王婆還不肯走來回守
備又添了五兩復使二人拏着銀子和王婆說王婆只是
假推他大娘子不肯不轉口兒要一百兩媒人錢要不要
便罷了天也不使空人這張勝李安只得又拿回銀子來
稟守備丟了兩日怎禁這春梅晚夕帝七哭七好歹再添
几兩銀子娶了來和奴做件兒死也甘心守備見春梅只
是哭泣只得又差了大管家周忠已伏周義同張勝李安擔包
內拿着銀子打開與婆子看又添到九十兩上婆子越發
張致起來說若九十兩到不的如今提刑張二老爹家抬
的去了差十兩又這周忠就惱了分付李安把銀子色了

說道三隻腳蟾便沒處尋兩腳老婆愁尋不出來這老淫
婦連人也不識你說那張二官府怎的俺府裡老爹管不
看你不是新娶的小夫人再三在老爹跟前說念要娶這
婦人平白出這些銀子要他何用李安道勒措俺兩番三
次來回賊老淫婦越發勦哥兒風了拉着周忠說管家咱
去來到家回了老爺好不好叫牢子拿去拶與他一頓好
板子這婆子終是貪着陳敬濟那些食緑他罵只是不言
語爲武二作地非二人到府中回話等備說已添到九十
兩還不肯守備說明日兌與他一一兩拿轎子抬了來罷
周忠說爺就與了一百兩王婆還一二五兩媒人錢且去他

兩日他若張致聲到府中拨與他一頓拨子他總怕看官
听說大段金蓮生有地而死有處不爭被周忠說這兩句
話有分交這婦人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與一齊來有詩爲
証

人生雖未有前知　禍福因緣更問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按下一頭單表武松自從孟州牢城充軍之後多虧
不管營施恩看顧次後施恩與蔣門神爭奪快活林酒店
被蔣門神打傷央武松出力反打了蔣門神一頓不想蔣
門神妹子玉蘭嫁與張都監爲妾賺武松去假捉賊情將

武松拷打轉又發安平寨充軍這武松走到飛雲浦又殺了兩個公人彼回身殺了張都監蔣門神全家老小逃躲在施恩家施恩寫了一封書皮箱內封了一百兩銀子叫武松到安平寨與知寨劉高叫看顧他一路將水不想路滑接入土牢見太子立東宮放郊天大赦武松就迎赦回家到清河縣下了文書參舊在縣當差還做都頭來到家中尋見王隣姚二郎交付迎兒十里一歇那時迎兒已長大十九歲了收攏來家一處居住就有人告他說西門慶已死你嫂子又出來了如今還在王婆家早晚嫁人這漢子聽了舊仇在心正是

踏破鉄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次日理幘穿衣逕走過間壁王婆門首金蓮正在簾下站着見武松來連忙閃入裏間去武松掀開簾子便問王媽媽在家那婆子正在磨上帰廻連忙出來應道是誰叫老身見是武松道了萬福武松深七唱喏婆子道武二哥且喜几時回家來了武松道還赦回家昨日經到一向多累媽七看家改日相謝婆子笑嘻七道武二哥比舊時保養鬍子楂兒也有了且是好身量在外边又學得這般知礼以此方一面請他上坐點茶吃了武松道我有一樁事和忘奮事媽七說婆子道有甚事武二哥只顧說武松道我間的人

說西門慶已是死了我嫂子出來在你老人家這裡居住
敢煩媽七对嫂子說他若不嫁人便罷若是嫁人如今迎
兒大了娶得嫂子家去看管迎兒早晚招个女婿一家一
計過日子庶不叫人笑話婆子初時还不吐口兒便道他
在便在我這里倒不知嫁人不嫁人还有防次後所見說
謝他便道等我慢七和他說那婦人在簾中听見武松言
語要娶他看管迎兒又見武松在外出落得長大身材膊
了比昔時又會說話兒舊心不改心下暗道我這段姻緣
还落在他手裡就等不得王婆叫他自已出來來方使金
蓮昔嫁武二有情娶不然金蓮向武松道了萬福說道既

是叔七還要奴家去看管迎兒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王婆道我一件只如今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纔嫁人武松道如何要這許多王婆道西門大官人當初爲他使了許多就打恁个銀人兒也勾了這一句豈是告武二的話武松道不打緊我既要請嫂七家去就使一百兩也罷另外彼五兩銀子謝你老人家這婆子听見喜欢的屁滾尿流沒口說道還是武二哥知礼這几年江湖上見的事多眞是好漢婦人听了此言走到屋裡又濃七點了一鍾瓜仁泡茶双手遞與武松吃了此雪天闔婆子問道如今他家要發說的緊又有三四个官戶人家爭着娶都回阻了價錢不兌

你這銀子作速些便好常言先下米先吃飯千里姻緣着線幸休要落在別人手內婦人道既要娶奴家叔上緊些箇稱叔武松便道明日就來兌銀子晚夕請嫂上過去叔妙

那王婆还不信武松有這些銀子胡乱荅應去了到次日武松打開皮箱拏出施恩與知寨刘高那一百兩銀子來又另外包了五兩碎銀子走到王婆家拿天平兌起來那婆子看見自晃上擺了一桌銀子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雖是陳敬濟許下一百兩上東京去取不知几時到來卻着合着我見鐘不打去打鑄鏡又見五兩謝他連忙收了拜了又拜說道还是武二哥知人甘苦武松道嫂上收了銀

予今日就請嫂七過門婆子道武二哥且是好急性門裏
後放花兒你等不到晚了財之迷人如此也待我往他大娘那邊
交了銀子纔打發他過去又道你今日相見光光晚夕燈燭
個新郎財之迷人如此那武松緊着心中不自在那婆子不知好
又又傒落他打發武松出門自已尋思他家大娘只叫我
發脫又沒和我講定價錢我今胡亂與他一二十兩銀子
就是了卻着兒也落他一半纔家子是把銀盤下二十兩
銀子往月娘家裡交割明白月娘問甚麼人家娶去了王
婆道兎兒沿山跑還來舊窩嫁了他家小叔還吃舊鍋
裡粥去了月娘聽了暗中跌腳童死金蓮又以此常言

他人見他人分外眼睛明與孟玉樓說往後死在他小叔子手裡罷了那漢子殺人不斬眼豈肯干休此處方知必用撒發以後方使月娘不言而喜之妙也不說月娘家中嘆息卻表王婆交了銀子到家下午時叫王潮兒把婦人箱籠桌兒送過去何以測王潮這武松在家又早收拾停當打下酒肉安排下菜蔬晚上婆子領婦人過門換了孝戴着孝不是武大孝是西門孝頭髮髻身穿紅衣服搭着蓋頭進門來見明間內明亮七點着灯燭細重立武大靈牌供養在上面兄弟不假先有些疑惑遮羅不的髮似人不○是○武○大○灵○方知兄遊之髮似人撇肉如鈎搭進入門來到房中武松分付迎兒把前門上了拴前後門出頂了後門此雪天金蓮頂前後門何如王婆見了說道了拴門

二哥我去罷家裡沒人武松道嫣七請進房裡吃盞酒武松叫迎兒拏菜蔬擺在桌上須臾盪下酒來請婦人和王婆吃酒那武松也不篡把酒斟上一連吃了四五碗酒婆子見他吃得惡富得惡便道武二哥老身酒勾了放我去你兩口兒自在吃罷武松道嫣七且休得胡說我武二有句話問你只聞臧的一聲响向衣底掣出一把二尺長刀薄背厚的朴刀來描寫一隻手籠着刀靶右一隻手按住胸心左手便睜圓怪眼倒豎剛鬚畫說道婆子休得吃驚自古冤有頭債有主休推嘔裡夢裡我哥七性命都在你身上婆子道武二哥夜晚了酒醉拏刀弄杖不是耍處亦着急嘔武

松道婆子休胡說我武二就死也不怕等我問了這淫婦
慢七來問你這老豬狗又撒王婆若動一動步兒先吃我五七
刀子一面回過臉來看着婦人罵道迅速之至你這淫婦听着
我的哥七怎生謀害了從實說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
叔如何冷鍋中豆兒炮好沒道理你哥七自害心疼病死
了于我甚事說由未了武松把刀子忙楂的插在桌子上
又寫刖左手揪住婦人雲髻右手匹胸提住把桌子一脚
踢番碟兒盞兒都打得粉碎特寫桌子那婦人能有多大氣脉
被這漢子隔桌子輕七提將過來拖出外間靈桌子前迅速
之極那婆子見勢頭不好便去奔前門走前門又上了拴波

武松大叔步起上撒番在地用腰間纏帶解下來四十四
脚細住如猿猴献果一般便脫身不得又照管口中只叫
都頭不消動意大娘子自做出來不干我事武松道老猪
狗我都知道了你賴那个你叫西門慶那厮墊發我充軍
去今日我怎生又回家了又說自己話西門慶那厮在那里
又我你不說時先剮了這个淫婦後殺你這老猪狗又照
西門人一時提起刀來又寫便望那婦人臉上撇兩撇画婦人
如画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放我起來等我說便了武松一提七
起那婆娘旋剝淨了趁勢跪在靈桌子前武松喝道淫婦
快說那婦人說得魂不附体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收簾

子打了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通姦後怎的踢傷武大心窩王婆怎地教唆下毒藥置燒化又怎的娶到家去一五一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三个怎的王婆听見只是暗暗叫苦說傻才料你實說了却叫老身怎的支吾又寫婆子這武松一面就靈前一手揪着婦人一手洗剪了酒把紙錢點着說道哥上你陰魂不遠今日武松與你報仇雪恨声泪俱出那婦人見勢頭不好絶待大叫又寫被武松向炉内摑了一把香灰塞在他口就叫不出來了然後劈腦揪番在地那婦人掙扎把髮髻舂環都滾落了武松恐怕他掙扎先用油靴只顧踢他肋肢打虎後用兩隻腳踏他兩隻

膊直对打虎便道活婦自說你伶俐不知你心怎麽生着二語將金號內金蓮一結我試看一看一面用手去攤開他胃脯說時遲那時快把刀子去婦人白馥七心窩內只一剜不意数字却如此用又寫刀子剜了个血窟礱那鮮血就冒出來那婦人就是眸半閉子兩隻脚只顧登踏武松口嚙着刀子又寫刀子双手去幹開他胃脯撲扤的一声把心肝五臟生扯下來血漉七供養在靈前後方一刀割下頭來又寫刀子血流滿地迎兒小女在旁看見號的只掩了臉又寫迎兒武松這漢子端的好狠也半日火燥寫來至此一歇可憐這婦人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亡年二十二歲但見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

亡身七魄悠七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七應歸枉死城中
好似初春大雪映伯爵壓折金線柳臘月狂風映東京吹之令
折玉梅花這婦人嬌媚不知歸何處芳魂今夜落誰家
八有詩一首單悼金蓮死的好苦也
堪悼金蓮誠可憐　衣裳脫去跪靈前
誰知武二持刀殺　只道西門綁腿頑
往事看嗟一場夢　今身不值半文錢
世間一命还一命　報應分明在眼前
武松殺了婦人那婆子便大叫殺人了武松所見他叫向
前一刀也割下頭來（改抬）婆子拖過屍首一边將婦人心肝五

臟用力插在後樓房簷下（又我金蓮那時有初更時分到扣蓮兒在屋裏迎見道叔七我害怕武松道孩兒我顧不得你了武松跳過王婆家來還要殺他兒子王潮不想王潮合當不該死（不殺王潮文字有手處）所見他娘這邊叫就知武松行兇推前門不開叫後門也不應慌的走去街上叫保甲那兩隣明知武松兇惡誰敢向前（又映兩隣武松跳過墻來到王婆房內只見點着灯房內一人也沒有一面打開王婆箱籠就把他衣服撇了一地那一百兩銀子止支與吳月娘二十兩還剩了八十五兩并些釵環首飾武松都包裹了（在寫至此見財之無益）提了朴刀又結越發墻趕至五更投出城門投十

字坡張青夫婦和里躲住做了頭他上梁山為盜去了

此回偽子水滸作表裡正是

平生不作虧心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第八十八回

一路寫敬濟不孝處不能竟此篇而令人有拔劍逐之之憤是作者特七寫其不孝處以與金蓮待其母相對見一對萬惡禽獸也

永福寺如封神臺一樣却不像一對竟旗引去之惡套如武大死永福寺念經結穴于永福寺也楊宗保非數內人故其念經用素僧子虛又用永福寺僧念經一樣結穴也挑兒雖并用吳道官宜結穴于永福寺千金喜捨本爲官哥也至梵僧藥宜自永福得來自爲挑兒致病之由而西門溺血之故亦由此藥起

則西門又結穴于此寺至于敬濟亦墜永福玉樓由永福寺來而遇李衙內月娘孝哥小玉俱自永福而悟道他如守備雪娥大姐蕙蓮張勝周義等以及諸殘形怨憤之鬼皆于永福寺脫化而去是永福寺即封神臺之意但用筆參差矯健真如天際神龍令人有風雲不測之概以視封神真有金矢之別此同金蓮乃是着一個竟入永福寺又是一樣寫法永福寺中一日現身之梵僧二日長老道堅然則其寺可知矣永者湧也福者腹也湧于腹下者何物也作者開卷固云生我之門死我戶即此永福寺也所

謂報恩寺者生我門也總之和尚出入之門也至于玉皇廟即黃庭所云靈臺也天府也此吾之心也故云有道人出入益道心生也吳道官益喻言西門慶等心中無天理無道心也十兄弟在吳道之玉皇廟結盟其兄弟可知故必用進第二重殿轉過一重側門也衆人齊在玉皇廟側門內會吳道可知不是天心而一片寃魂齊集永福寺可知看得過時忍不過也看官今後方不被作者之哄然吾恐作者罪我以此而知我亦以此矣

定此則亦我初

心我佛作念普慈度衆生發今方發普願

一所心心不忘何者無窮度生一切門

人有緣入來此門人有緣入來此門人

一定不知何緣入此門則應生起慈悲

廣大無邊周必定一發願盡一塵刹塵

刹塵塵之頃在東方十世必頃能現無量

身中必普現在東方十世必頃能現無量

身

第八十八回

陳敬濟感舊祭金蓮　龐大姐埋屍托張勝

詩曰

夢中雖暫見（是夢。）及覺始知非（不夢。）
轉展不成寐（求夢。）徙倚獨披衣（不是夢。）
凄七曉風急（有夢。）曙七月光微（非夢。）
空床常達旦（不能夢。）所思終不歸。

話說武松殺了婦人王婆劫去財物逃上梁山去了不題且說王潮兒街上叫了保甲來見武松家前後門都不開又王婆家被劫去財物房外衣服丟的橫三豎四內有金蓮所成

者就知是武松殺人劫財而去未免打開前後門見血濕
漉兩个死屍倒在地下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
簷下迎兒倒扣在房中問其故只是哭泣次日早衙呈報
到本縣殺人兒孙都拿放在面前本縣新任知縣姓李
双名昌期此理非尋常之理乃河北真定府東强縣人氏听見殺
人公事即委差當該吏典拘集兩隣保甲并兩家苦主王
潮迎兒眼同當街如法撿驗生前委被武松因忿帶酒殺
潘氏王婆二命叠成文案就委地方保甲瘞埋看守挂出
榜文四廂差人跟尋訪拿正犯武松有人首告者官給賞
銀五十兩寺僧府中張勝李安打着一百兩銀子到王婆

家看見王婆婦人俱已被武松殺死縣中差人抬屍拍拿兒犯二人回報到府中好過文春梅听見婦人死了整哭了兩三日茶飯都不吃知已慌了守備使人門前叫調百戲的賈郎兒進去要與他觀看只是不喜欢直渡敬濟日逐使張勝李安打听拿住武松正犯告報府中知道不在話下按下一頭且表陳敬濟前往東京取銀子一心要贖金蓮成其夫婦不想走到半路撞見家人陳定從東京來告說家爺病重之事奶七使我來請大叔住家去囑托後事這敬濟一聞其言兩程做一程路上趲行有日到東京他姑夫張世廉家張世廉已死正有姑娘兒在他父親陳洪已是

沒了三日滿家帶孝敬濟參見他父親靈座與他母親張氏并姑娘磕頭張氏見他長成人父母望子母子哭做一之心如此處通同商議如今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敬濟便道如何是喜如何是憂張氏道喜者如今朝廷冊立東宮郊天大赦憂則不想你爹七得病死在這里你姑夫又沒了姑娘守寡這里住着不是常法如今只得和你打發你爹七靈柩同去葬埋卿井也是好處敬濟听了心內暗道這一同發送裝載靈柩家小粗重上車少說也得許多日期躭閣却不快了六姐不如先誆了兩車細軟箱籠家去待娶了六姐再來搬取靈柩不遲人子待父母之心如此所以此書勾化孝高也一面对張

氏說道如今隨路盜賊十分难走假如靈柩家小箱籠一
同起身未免起眼儻遇小人怎了宁可就走不就錯我先
押兩車細軟箱籠家去收拾房屋母親隨後和陳定家眷
併父親靈柩過年正月同起身回家寄在城外寺院然後
做齋念經築坟安葬也是不遲張氏終是婦人家不合一
時听信敬濟巧言就先打點細軟箱籠裝載兩大車上插
旗號扮做香車從臘月初一日東京起身不上數日到了
山東清河縣家門首对他母舅張團練說父親已死母親
押靈車不久就到我押了兩車行李先來收拾打掃房屋
他母舅听說既然如此我勿煩恤家去便了一面就令家

人搬家活騰出房子來敬濟見母舅搬去滿心歡喜說且得寬家離眼前後生之待落得我要六姐來家自在受用老成如此我父親已死我娘又來我爲新者明之原來如此便遂逐子之心先休了那个淫婦然後一紙狀子把他丈母告到官追要我寄放東西誰敢道个不字又挾制他家充軍人數不成便使前後人之苦脫口正是人便如此如此天理不然不然這敬濟就打了一吐一百兩銀子在腰裡另外又袖着十兩謝王婆來到紫石街王婆門首可要作怪只見門前街旁埋着兩个戶首上面兩悍鎗交叉挑着个灯籠門首挂着一張手榜上書本縣爲人命事凶犯武松殺死潘氏王婆一命有人捕獲者

告官司者官給賞銀五十兩這敬濟仰頭看見便立脚了
只見窩舖中鑽出兩个人來喝声道甚麼人看此榜文做
甚見今正身兇犯捉拿不着你是何人大叔步便來捉獲
敬濟慌的奔走不迭恰走到石橋下酒樓边只見一个人
頭戴萬字巾身穿青衲襖隨後趕到橋下說道哥七你好
大胆平白在此看他怎的這敬濟扭回頭看時却是一个
識熟朋友鉄指甲楊二郎順手即出金不另起夫節二人声喏楊二道
哥七一向不見那里去來敬濟便把東京父死往回之事
告說一遍恰才這殺死婦人是我丈人的小潘氏不知他
被人殺了適經見了榜文方知其故楊二郎告道他是小

叔武松充配在外遇赦回还不知因甚殺了婦人連王婆子也不饒他家还有个女孩兒在我姑夫姚二郎家養活了三四年如此昨日他叔北殺了人走的不知下落我姑夫將此女縣中領出嫁與人爲妻小去了完迎兒見今這兩个處首日久只顧埋着只是苦了地方保甲看守更不知何年月日纔拿住兇犯武松說畢楊二郎記了敬濟上酒樓飲酒與哥拂塵敬濟見婦人已死心中痛苦不了那里吃得下酒約莫飲勾三盃就起身下樓作別來家到晚夕買了些紙錢帶在紫石街離王婆門首遠比的石橋邊着婦人潘六姐我小兄弟陳敬濟今日替你燒陌錢紙雪

日我來遲了一步恨了你性命却爲你早了一步送了性命也你活時爲人死後爲神早保佑提獲住佢人武松替你報佢雪恨我在法場上看着剛他方起我平生之志說畢哭泣燒化了錢紙敬濟回家閉了門戶走歸房中恰纔睡着似睡不睡夢見金蓮身穿素服一身帶血向敬濟哭道我的哥七我死的好苦也實指望與你相處在一處不期等你不來被武松那厮害了性命如今陰司不收我白日遊七蕩七夜歸各處寺討漿水適間蒙你送了一陌錢紙與我但只是佢人未獲我的屍首埋在當街你可念舊日之情買具棺

材盛了埋埋免得日久暴露敬濟哭道我的姐七我可知

中相呼一对

要葬埋你但恐我丈母那無仁義的淫婦知道他只恁賴我倒趁了他机會姐七你須往守備府中对春梅說知叫他葬埋你身屍便了婦人道剛纔奴到守備府中又被那門神戶尉攔揽不放奴須慢七再哀告他則個敬濟哭着还要拉着他說話被他身上一陣血腥氣撇手掙脫都是南柯一夢枕上听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說道怪哉我剛纔分明夢見大姐向我訴告衷腸叫我葬埋之意又不知甚年何日拿着武松是好傷感人也正是

夢中無限傷心事　獨坐空房哭到明

按下一頭却表縣中訪拿武松約兩个月有餘捕獲不着

已知逃遁梁山為盜地方保甲隣佑呈報到官所有兩个
屍首相應責令家屬領埋王婆屍首便有他兒子王潮領
的埋葬止有婦人身屍無人來領郤說府中春梅兩三日
一遍使張勝李安來縣中打听補出回去只說兇犯还未拿
住屍首照舊理痞地方看守無人敢動直挨過年正月初
旬時節忽一日晚間春梅作一夢忽七忽七夢見金蓮雲
鬢蓬鬆渾身是血叫道龐大姐我的好姐七奴死的好苦
也好容易來見你一面又被門神把住嗔喝不敢進來今
夜人武松已是逃走脫了所有奴的屍首在街暴露日久
風吹雨晒鴉犬作踐無人領埋奴舉眼無親你若念舊日

母子之情買具棺木把奴埋在一个去處奴在陰司口眼皆閉說畢大哭不止春梅扯住他還要再問他別的話被他掙開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從睡夢中直哭醒來金蓮二夢與并兒二心內猶疑不定次日叫進張勝李安分付要又逼上相对你二人去縣中打听那埋的婦人婆子屍首還有也沒有張勝李安應諾去了不多時來回報正犯兇身已自逃走脫了所有殺死身屍地方看守日久不便相應責令各人家屬領埋那婆子屍首他兒子招領的去了那婦人無人來領還埋在街心春梅道既然如此我這生事兒累你二人替我幹得來我還重賞你二人跪下道小夫人說那里

話若肯在老爺前抬舉小人一二便消受不了雖赴湯蹈
火敢說不去春梅走到房中拿出十兩銀子兩疋大布要
付二人道這死的婦人是我一個嫡親姐已嫁在西門慶
家今日出來被人殺死你二人休叫你老爺知道拿這銀
子替我買一具棺材把他裝殮了抬出城外擇方便地方
埋葬停當我還重賞你二人道這個不打緊小人就去李
安說只怕縣中不叫你我領屍怎了須拿老爺個帖兒下
與縣官纔好張勝道只說小夫人是他妹子嫁在府中那
縣官不敢不依何消帖子於是領了銀子來到班房內張
勝便向李安說想必這死的婦人與小夫人曾在西門慶

家做一處相結的好今日方這等爲他費心想着死了時
整哭了三四日不吃飯直教老爺門前叫了調百戲貨郎
兒調與他觀看还不喜欢今日也無親人領去小夫人豈
肯不葬埋他咱每若替他幹得此事停當早晚他在老爺
跟前只方便你我就是一點福星見今老爺百依百随听
他說話正經大奶七二奶七且打靠後 抱爲春梅得說事意描寫也
三人拿銀子到縣前遞了領狀就說他妹子在老爺府中
染領屍首使了六兩銀子合了一具棺材把婦人屍首掘
出把心肝填在肚內用線縫上寫出金蓮之慘 用布裝殮停當裝
入材內張勝說就埋在老爺香火院永福寺里罷 推金蓮事教濟

面大禾福寺是貧道那里有空閑地就叫丁兩名件當拾
不厭陌溝之尤者到永福寺对長老說這是宅內小夫人的妲七要一塊地
兒塋埋長老不敢怠慢就在寺後揀一塊空心白楊樹下
那里塋埋已畢走來宅內回春梅話說除買棺材裝殮还
剩四兩銀子交割明白春梅分付多有起動你二人將這
四兩銀子拿二兩與長老道堅叫他早晚替他念些經懺
超度他生天又拿出一大攞酒一腿猪肉一腿羊肉這二
兩銀子你每人將一兩家中盤纏二人跪下那里敢接只
說小夫人若肯在老爺面前抬舉小人消受不了這些小
勞豈敢接受銀兩春梅道我賞你不收我就惱了二人只

得磕頭領了出來兩个班房吃酒甚是稱念小夫人好處
映後文二次日張勝送銀子與長老念經春梅又與五錢
人結果
銀子買紙與金蓮燒俱不言話下却說陳定從東京載靈
柩家眷到清河縣城外把靈柩寄在永福寺等念經發送
歸塋墳內敬濟在家听見母親張氏家小車輛到了父親
靈柩寄停在城外永福寺收卸行李已畢與張氏磕了頭
張氏怪他就不去接我一接敬濟只說心中不好家裡無
人看守張氏便問你舅七怎的不見敬濟道他見母親到
連忙搬回家去了張氏道且叫你舅七住着慌搬去怎的
一面他母舅張團練來看姐七姊妹抱頭而哭置酒敘話

不必細說次日張氏早使敬濟拿五兩銀子先陌金銀錢紙往門外與長老替他父親念經正騎頭口街上走忽撞遇他兩个朋友陸大郎楊大郎下頭口声喏三人問道哥那里去又是哥上起頭盛寫敬濟又一小揖結也敬濟回言先父靈柩寄在門外寺裡明日二十日是終七家母使我送銀子與長老做齋念經二人道兄弟不知老伯靈柩到了有失弔問回問几時發引安葬敬濟道也只在一二日之間念經畢入墳安葬說罷二人舉手作別這敬濟又叫住因問楊大郎縣前我丈人的小那潘氏屍首怎不見被甚人領的去了楊大郎便道半月前地方因捉不着武松亶了本縣相公

令各家領去埋王婆是他兒子領去這婦人屍首丟了
三四日被守備府中買了一口棺材差人抬出城外永福
寺去埋了敬濟听了就知是春梅在府中收埋了他屍首
因問二郎城外有几个永福寺二郎道南門外只有一个
永福寺是周秀老爺香火院那里有几个永福寺來敬濟
听了暗喜就是這个永福寺也是緣法湊巧喜得六姐亦
埋在此處一面作別二人打頭口出城逕到永福寺中見
了長老且不說念經之事就先問長老道堅此處有守備
府中新近埋的一个婦人在那里長老道就在寺後白檐
樹下說是宅內小夫人的姐七這陳敬濟且不參見他父

親靈柩人子得父之先拿錢紙祭物至於金蓮坟上與燒
祀又如此
祭了燒化錢紙哭道我的六姐你兄弟陳敬洛敬來與你
燒一陌錢紙你好處安身苦處用錢祭畢然後絕到方丈
內他父親靈柩跟前燒飯祭祀遞與長老經錢叫他二十
日請八衆禪僧念斷七經長老接了經觀僧辦齋供敬濟
到家同了張氏話二十日都去寺中拈香擇吉發引把父
親靈柩歸到祖塋安葬已畢來家母子過日不題却表吳
月娘一日二月初旬天氣融和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
小玉出來大門首站立觀看來往車馬人烟熱鬧忽見一
簇男女跟着个和尚生的十分胖大頭頂三尊銀佛身上

拘着數枝灯樹杳黃袈裟風兜袖赤脚行來泥沒踝當時
古人有几句讚的這行脚僧好處
打坐參禪講經說法鋪房若眼習成佛祖家風賴教求
食立趙法門規矩白日里賣技搖鈴黑夜間舞鎗弄棒
有時門首磕光頭餓了街前打响嘴空色七空誰見衆
生離下土去來七去何曾接引到西方
那和尚見月娘衆婦女在門首便向前道了个問訊說道
在家老菩薩施主既生在深宅大院都是龍華一會上人
貧僧是五台山下來的結化善緣蓋造十王功德三寶佛
殿伽藍十方施主菩薩廣種福田共結勝事種來

生功果、貧僧只是挑擔漢、自云漢子想要挑擔也月娘听了他這般言語、便喚小玉往房中取一頂僧帽、一双僧鞋、一弔錢、一斗白米、原來月娘平昔好齋僧布施常時發心做下僧帽僧鞋預備來施這小玉取出來月娘分付你叫那師父近前來布施與他這小玉故做嬌態高声叫道那麥馱的和尚还不過來俺奶七布施與你這許多東西还不磕頭哩必參小証出落一番一者爲切玉月娘使罵道怪墮業作根二者爲幻化時夢中一引也月娘的小臭肉兒一个僧家是佛家弟子你有要設緊怎訪他的不當家化化的你這小淫婦兒到明日不知墮多少罪業小玉笑道奶七這就和尚我叫他七怎的把那一双

賊眼、上眼下打量我、那和尚双手接了鞋帽錢來打問訊說道多謝施主老菩薩布施小王道這禿厮好無禮這些人站着只打兩个問訊兒就不與我打一个兒、總觀小王得時寵月娘道小肉兒、還怨說白道黑他一个佛家之子你也消受不的他這个問訊小王道奶、他是佛爺兒子誰是佛爺女兒總觀小王寵眷月娘道相這比丘尼姑僧是佛的女兒小王道譬若說相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都是佛爺女兒誰是佛爺女婿愈轉愈妙月娘忍不住笑罵道這賊小淫婦兒也學的油嘴滑舌見見就說下道兒去了是偷愛語小王道奶奶只罵我本等這禿和尚賊眉賊眼的只看我孟玉樓道

他看你想必認得你要度脫你去小玉道他若度我七遍
去直照一百回小玉入夢說着衆婦女笑了一回月娘唱道你這小
淫婦兒專一毀僧謗佛那和尚得了布施頂着三尊佛場
長去了小玉道奶七還嗔我罵他你看這賊禿臨去還看
了我一眼纔去了一段爲月娘寵小玉又爲小玉听衆夢一段胍也有詩單道月
娘修善施僧好處
直照雲經守之夢
守寡看經歲月深
此段蓋爲結文一照也
私邪室邑人違心
奴身好似天邊月
不許浮雲半點侵
月娘衆人正在門首說話忽見薛姨兒提着花箱兒從街
上過來見月娘衆人道可萬福月娘問你往那里去來麽

的影跡兒也不來我這里先七薛嫂兒道不知我終日穷忙的是些甚麽這兩日大街上掌刑張二老爹家閻王與鄉人他兒子和北邊徐公七家做親娶了他姪女兒也是我相文嫂兒說的親事昨日三朝羅大酒席忙的連守備府裡咱家小大姐那裡叫我也沒去不知怎麽惱我哩一語便將還日春梅一边無數新寵一齊勾出亦如西廂記之不做周方何也益薛嫂連日自有滿肚皮得意殺小夫人之意亦如月娘亦知月娘問道你如今往那里去薛嫂道我有正事其如此也敬來和你老人家說來月娘道你有話進來說一面讓薛嫂兒到後边上房里坐下吃了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你陳親家從去年在東京得病沒了親家母叫大姐

夫去搬取老小靈柩從正月來家已是念經發送攻上安
葬畢我只說你老人家這邊知道怎不去燒張紙兒探望
探望月娘道你不來說俺怎得曉的又無人打听倒只知
道潘家的吃他小叔兒殺了和王婆子都埋在一處却不
知如今怎樣了薛嫂兒道自古生有地兒死有處五娘他
老人家不因那些事出去了郑不好來（可知殺金蓮者月娘也）平日
不守本分幹出醜事來出去了若在咱家裡他小叔兒怎
得殺了他還是冤有頭債有主倒還虧了咱家小大姐春
梅越不過娘兒們情腸差人買了口棺材領了他屍首葬
埋了不然只顧暴露着又拿不着小叔子誰去管他孫雪

娥在旁說春梅賣在守備府中多少時兒就這等大了雪娥伏線
手裡拿出銀子替他賣棺材埋葬那守備也不曾當他甚麼人雪娥不知西門家之春梅已經受辱今薛媒道又小視守備府之春梅能不又受辱乎
耶嘆你还不知守備好不喜他每日只在他房裡歇臥說一句依十句一娶了他見他生的好模樣兒乖覺伶俐就與他西廂房三間房住撥了个使女伏侍他老爺一連在他房裡歇了三夜替他裁四季衣服上頭三日吃酒賞了我一兩銀子一疋段子他大奶七五十歲双目不明吃長齋不管事東廂孫二娘生了小姐雖故當家撾着个孩子如今大小庫房鑰匙倒都是他拿着守備好不听他說話

嘿且說銀子手里拿不出來几句說的月娘雪娥都不言語坐了一回薛嫂起身月娘分付你明日來我這里備一張祭桌一疋尺頭一分冥紙你來送大姐與他公七燒紙去薛嫂兒道你老人家不去月娘道你只說我心中不好此日月娘有不改日望親家去罷那薛嫂約定你叫大姐好兒人之勢

收拾下等着我飯罷時候我來月娘道你如今到那里去守備府中不去也罷薛嫂道不去就惹他怪死了他使小伴當叫了我好几遍了月娘道他叫你做甚麼薛嫂道奶奶你不知他如今有了四五个月身孕了映出老爺好不喜欢叫了我去已定賞我提着花籠作薛去了雪娥便說老

潘婦說的沒个行欵兒他賣與守備多少時就有了牛肚孩子那守備身边少說也有几房頭兒就與起他來這等大道天下摠是如此量人可勝浩嘆月娘道他还有正經大奶七房裡还有一个生小姐的娘子兒哩雪娥道可又來到底还是婊人嘴一尺水十丈波的不因今日雪娥說話正是從天降下鈎和線就地引起是非來有詩爲証

曾記當年侍主傍　誰知今日変風光
世間萬事皆前定　莫笑浮生空自忙

此回乃散雪娥之由而嫁玉樓之机所以出落春梅也人言此回乃最冷的文字不知乃是作者最熱的文字如寫佳人才子到中狀元時也何則上文如許鬧熱却是西門鬧熱夫西門乃作者最不得意之人也故其愈鬧熱却愈不是作者意思今看他于出嫁玉樓之先將春光極力一描不啻使之如錦如火益云前此你在鬧熱中我却寒冷之甚今日我到好時你却又不堪了然而此回却是寫春未便寫玉樓夫玉樓乃作者自喻而春梅則非自喻之人益云且令

他自家人去反轉炎涼他一番使他一向驕人之念
市井短見之目自家愧恥一番我却不與他一般見
識我还要自家愈加儆策不可如他得時便驕縱故
下文方寫玉樓而接筆即寫玉簪之橫見得我雖乾
乾終日尚有小人萋菲于下不可不謹則又亡秦之
續故又接寫冦萊州李衙內受辱見憂心悄七惟恐如
斯時以患难自儆蓋辱自惕此我之所以處得意者
必如此也設也稍自放逸求壑强縣矣妻相守讀書
豈可得哉此作者直是第一等人品第一等身分第
一等學問寫出來以示人處富貴之方然而作者寫

西門熱鬧則筆愈放寫春梅得志則筆藏鋒露至後文寫玉樓則筆愈斂而文愈危是大聖賢大豪傑作用是故玉簪乃玉樓鐫名之物而即以之為抑玉樓之人見我到富貴雖呼已名而求下于人猶恐不尽然也至于乘州敬濟固以色迷而玉樓宜以名累李衙內以利局人即所以害已玉樓以計騙人几不保其身吁名利場中酒色局內觸處生危十二分斂抑猶恐不免若予乾七終日蓋以此哉是故我云金瓶一書体天道以立言者也

于此回首夾寫大姐歸去一段文字後文于雪娥文

中篇尾又夾寫大姐歸去一段文字止用首尾帶寫又是一樣章法總是收煞之筆也然此回天姐去兩番而敬濟終不收是何故蓋又作者陽秋之筆到底放不過月娘也夫大姐即無寄放箱籠亦有隨身箱籠于十七回內明七說搬入上房乃今止遣大姐獨歸兩番全不題起箱物直至後文雪娥逃來安走惠秀死敬濟要告方肯拿出則月娘之貪刻陰毒無恥已皆于不言中寫尽然則不為大姐哭當為孩兒哭也故必幻化其子方使月娘貪癖刻癖陰毒無恥之癖乃去也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坟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

詞曰

雀人命薄嘆絕代紅粉几多黃土豈是老天渾不管好惡隨人自取既賦嬌容又全慧性却遣輕歸去不平如此問天天更不語言可惜國色天香隨時飛謝理没今如許借問繁華何處在多少樓台歌舞紫陌春遊綠窓晚坐姊妹嬌眉嫵人生失意從來無問今古此回單結金蓮并結瓶兒

右調翠樓吟

話說月娘次日備了一張桌、并冥紙尺頭之類、大姐身穿孝服、坐轎子先叫薛嫂押祭礼、到陳宅來、只見陳敬濟正在門首站立、便問是那里的薛嫂、道了萬福、說姐夫、你休推不知、你丈母家來與你爹燒紙、送大姐來了、敬濟便道、我髭鬚眉的、然則永福寺正月十六日貼門神、纔是丈母、岳母也、内真正月十六日貼門神、纔是丈母、岳母也、的絕是丈母、内真岳母也、正月十六日貼門神、纔是丈母、岳母也、來遲了半个月人也入了土、纔來上祭、薛嫂道、好姐夫、你丈母說、寡婦家沒脚蟹、不知親家靈柩來家、遲了一步、休悔正說着、只見大姐轎子落在門首、敬濟問是誰、薛嫂道、再有誰、你丈母心内不好、一者送大姐來家、二者敬與你爹燒紙、敬濟罵道、趁早把淫婦抬回去、好的死了萬七千

千我要他做甚麽孫嫂道常言道嫁夫着主怎的說這
話敬濟道我不要這淫婦了還不與我走那抬轎的只顧
站立不動被敬濟向前踢了兩脚罵道还不與我抬了去
我把你花子腿砸折了把淫婦髮毛都蒿淨了那抬轎了
的見他踢起來只得抬轎子往家中走不迭比及薛嫂叫
出他娘張氏來轎子已抬去了薛嫂見沒奈何叫張氏收
下祭礼走來回覆吳月娘把吳月娘氣的一个發昏說道
恁个沒天理的短命囚根子當初你家為了官事躲來丈
人家居住養活了這几年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了只恨
死鬼當初攬的好貨在家製出事來到今日教我做臭

老鼠叫他這等放屁薰賊不怨对着六姐說孩兒你是眼自已見的丈人丈母那些兒虧了他來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我家裏也难以留你上明日还去休要怕他料他挟你不到井裏他好胆子恒是殺不了人下透難道世間沒王法管他也怎的當晚不題到次日一頂轎子叫玳安兒跟隨着把大姐又送到陳敬濟家來不想陳敬濟不在家往坟上替他父親添土盖山子去了張氏知礼把大姐留下对着玳安說大官到家多上上覆親家多謝祭礼休要和他一般見識他昨日已有酒了故此這般等我慢上說倘一面管待玳安兒安撫来家至晚陳敬濟坟上回家看見

了大姐就行踢打罵道淫婦你又來做甚麼還說我在你家雖飯吃你家收着俺許多箱籠囚起這大產業將西門家私隱隱寫出不明之處不道的白養活了女婿好的死了萬千我要你這淫婦做甚大姐亦罵沒廉耻的囚根子沒天理的囚根子对其姑亦不應如此罵淫婦出去吃人殺了沒的禁拿我煞氣月娘家教如此無礼被敬濟扯過頭髮儘力打了几拳頭他娘走來解劝把他娘推了一交他娘叫罵哭喊說好囚根子紅了眼把我也不認的了到晚上一頂轎子把大姐又送將來分付道不討將寄放粧奩箱籠來家我把你這淫婦活殺了月娘亦當受此氣以這大姐害怕躲在家中居住每不敢為并兒少奇田根

夫了這正是誰知好事多更變一念翻成怨恨媒這里不
去不題且說一日三月清明佳節吳月娘備辦香燭金錢
冥紙三牲祭物拾了兩大食盒要往城外坟上與西門慶
上新坟祭掃留下孫雪娥和大姐衆丫頭看家留下一事帶了
孟玉樓和小玉并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帶了一事都坐轎
子往坟上去又請了吳大舅和大妗子二人同去出了城
門只見那郊原野曠景物芳菲花紅柳綠仕女遊人不斷
一年四季無過春天最好景致日謂之麗日太平世界風謂之
和風太平世界吹柳眼綻花心拂香慶天色暖謂之暄天色寒
謂之料峭太平世界騎的馬謂之寶馬坐的轎謂之香車太平人物

行的路謂之芳徑地下飛的塵謂之香塵太平子花發處境界子花發處
萬草生芽謂之春信韶光明媚淑景融和太平小桃溪畔景象小桃溪畔
臉妖嬈嫩柳嫋宮腰細膩百轉黃鸝驚回午夢數声蕉蕪
說破春愁太平日舒長矮澡聲黃水渺莊浮香鴨綠隔水
風物不知誰院落鞦韆高掛綠楊烟特用許多話出落王樓
信手作者以之自命也端
的春景果然是好有詩爲証

清明何處不生烟　郊外微風挂紙錢
人笑人歌芳草地　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蛮語　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板　綠蓑猛把學飛仙

吳月娘等轎子到五里原坟上玳安押着食盒先到厨下生起火來厨役落作整理不題爲得不堪之甚方典贈桃一回作照月娘與玉樓小玉姊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到於庄院客坐内坐下吃茶等着兒大姊子不見到玳安向西門慶坟上祭台上擺設桌面三牲羹飯祭物列下紙錢只等吳大姊子原來大姊子顧不出轎子來約已牌時分纔同吳大舅顧了兩個驢兒騎將來總是月娘便說大姊子顧不出轎子來這驢兒怎麽騎一面吃了茶換了衣服同來西門慶坟上祭掃那月娘手拈着五根香自拿一根遞一根與玉樓又遞一根與姊子如意兒替孝哥上那兩根遞與吳大舅大

妗子月娘揷在香炉内深七拜下去說道我的哥七你活時爲人死後爲神今日三月清明佳節你的孝妻吳氏三姐孟三姐和你周歲孩童孝哥兒敬來與你坟前燒一陌錢紙你保佑他長命百歲替你做坟前拜揷之人我的哥哥我和你做夫妻一場想起你那模樣兒并說的話來是好傷感人也拜畢掩面痛哭玉樓向前揷上香也深七拜下同月娘大哭了一場玉樓上了香妗子如意抱着哥兒也跪下上香磕了頭吳大舅大妗子都燒了香行畢礼数玳安把錢紙燒了不題并讓到庄上捲棚内放桌席擺飯收拾飲酒月娘讓吳大舅大妗子上坐月娘與玉樓下陪

小玉和奶子如意兒同大姊子家使的老姐蘭花也在兩
边打横列坐寫得不倫不次便
見得冷淡悠人把酒來斟按下這里吃酒
不題却表那日周守備府裏也止放先是春梅隔夜和守
備睡假推做夢睡夢中哭醒了守備慌的問你怎的哭春
梅便說我夢見我娘向我哭泣說養我一場怎地不與他
清明寒食燒紙因此哭醒了知已者守備道這個也是養
女一場你的一點孝心不知你娘坟在何處春梅道在南
門外永福寺後面便是守備說不打緊永福寺是我家香
火院明日咱家上坟你叫伴當抬些祭物往那里與你娘
燒分紙錢也是好處到次日守備令家人收拾食盒酒果

叅品逕往城南祖坟上那里有大庄院所堂花园享堂叅
臺大奶匕孫二娘并春梅都坐四人轎排軍喝路上坟要
子去了映前便却說吳月娘和大舅大妗子吃了回酒恐
有冷熱却說吳月娘和大舅大妗子吃了回酒恐
怕晚來分付琪安來安兒收拾了食盒酒菓先往杏花村
酒樓下揀高阜去處人烟熱鬧那里設放桌席等候又見
大妗子没轎子都把轎子抬着後面跟随不坐領定一簇
男女吳大舅牽着驢兒墜後同行踏青遊玩三里挑花店
五里杏花村只見那随路上坟遊玩的王孫士女花紅柳
綠鬧匕喧匕不知有多少正走之間也是合當有事遠匕
望見綠槐影裏一座庵院蓋造得十分齊整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敕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勢
猛五間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兩下僧房龜背磨磚花
欹縫前殿塑風調雨順後殿供過去未來鐘鼓樓森立
藏經閣巍峩幡竿高峻接青雲寶珍依稀侵碧漢木魚
橫挂雲板高懸佛前灯燭煇煌炉內香烟繚繞幢幡不
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盖相連鬼母位通羅漢殿時七
護法諸天降歲七降魔尊者來捨千金為今日

吳月娘便問這座寺叫做甚麽寺吳大舅便說此是周秀
老爺香火院名喚永福禪林前日姐夫在日曾捨几百兩
銀子在這寺中重修佛殿方是這般新鮮咻出月娘向大妗

子說咱也到這寺裏看一看於是領着一簇男女進入寺中來不一時小沙弥看見報於長老知道見有許多男女便出方丈來迎請見了吳大舅吳月娘向前合掌道了問訊連忙喚小和尚開了佛殿請施主菩薩隨喜遊玩小僧看茶那小沙弥開了殿門領月娘一簇男女前後兩廊參拜觀看了一回然後到長老方丈長老連忙點上茶來吳大舅請問長老道號那和尚答說小僧法名道堅這寺是恩主帥府周爺香火院小僧忝在本寺長老廊下管百十衆僧行後边禪堂中还有許多雲遊僧行常時坐禪分明點出梵僧見西門慶此而死與四方檀越荅報功德一面方丈中擺齋讓

月娘衆菩薩請坐月娘道不當打擾長老寶剎一面拿出
五錢銀子叫大舅送與長老佛前請香燒那和尚打問訊
謝了說道小僧無甚管待施主菩薩稍坐略備一茶而已
何勞費心賜與布施不一時小和尚放下桌兒拿上素菜
齋食餅饃上來那和尚在傍陪坐經舉筋兒讓衆人吃時
忽見兩个青衣漢子走的氣喘吁吁暴雷也一般報與長
老如此寫來說道長老還不快出來迎接府中小姐已來
方纔得起祭祀來了慌的長老披袈裟戴僧帽不迭分付小沙彌連
忙收了家活請列位菩薩且在小房避七打發小夫人燒
了紙祭里去了再坐一坐不遲吳大舅告辭和尚死活

留住又不肯放那和尚慌的鳴起鐘鼓來出山門迎接遠遠在馬道口上等候特覩只見一簇青衣人圍着一乘大轎從東雲飛般來轎夫走的箇七汗流滿面衣衫皆濕眯春梅性急那長老躬身合掌說道小僧不知小奶七前來理合遠接七待遲了萬勿見罪這春梅在轎內答道起動長老那手下伴當又早向寺後金蓮坟上忙將祭桌紙錢來擺設下春梅轎子來到也不到寺逕入寺後白楊樹下金蓮坟前下轎兩邊青衣人伺候這春梅不慌不忙來到坟前擺了香拜了四拜說道我的娘今日罷大姐特來與你燒陌紙錢你好處生天普處用錢早知你死在他人之手奴

隨問怎的也要來府中和奴做一處還是奴躭悞了你侮
已是遲了說畢令左右把錢紙燒了這春梅向前放声大
哭不已吳月娘在僧房內只知有宅內小夫人來到長老
出山門迎接又不見進來問小和尚小和尚說這寺後有
小奶七的一个姐七新近葬下今日清明節特來祭掃燒
紙孟玉樓便道怕不就是春梅來了也不見的無嫌人月
娘道他那得个姐來死了葬在此處又問小和尚這府里
小夫人姓甚麽小和尚道姓龐前日與了長老四五兩經
錢叫替他姐七念經荐拔生天玉樓道我听見他爹說春
梅娘家姓龐叫龐大姐莫不是他正說話只見長老先來

分付小沙彌快看好茶不一時轎子抬進方丈二門裏纔下月娘和玉樓衆人打僧房簾內望外張看怎樣的小夫人定晴仔細看時却是春梅但比昔時出落得長大身材面如滿月打扮的粉粧玉琢頭上戴着冠兒珠翠堆滿鳳釵半卸上穿大紅粧花襖下着翠藍縷金寬闊裙子對着玎瑞禁步比昔不同許多但見

寶髻巍峩鳳釵半卸胡珠環耳邊低壓金挑鳳鬢後雙拖紅綉襖偏襯玉香肌翠紋裙下映金蓮小行動處留前搖响玉玎瑞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賦粉粧成脖頸花鈿巧貼眉尖舉止驚人貌比幽花殊麗姿容閒雅

性如蘭蕙溫柔若并蒂蓮生成定是蘭房長就倭若蕊
府瓊姬離碧漢宛如蓬宮仙子下塵寰
那長老上面獨占安放一張公座椅兒讓春梅坐下旁邊
吐氣長者奈兒即命小沙弥拿上茶來長老遞茶上去說
道今日小僧不知外奶奶來這裡奈祇有失迎接萬望恕
罪春梅道外日多有趕動長老誦經追荐補那和尚說小
僧豈敢有甚殷勤補報恩主多蒙小奶奶賜了許多經錢
觀施小僧請了八衆禪僧整做道場看經礼懺一日晚夕
又與他老人家裝些廂庫茶化道場圓滿經打發兩位管
家進城宅裡回小奶奶話春梅吃了茶小和尚接下鍾盞

來長老只顧在傍一遞一句與春梅說話把吳月娘衆人攔阻在內又不好出來的月娘恐怕天晚使小和尚請下長老來要起身那長老又不肯放走來方丈稟春梅說小僧有件事稟知小奶七春梅道長老有話但說無妨長老道適間有几位遊玩娘子在寺中隨喜不知小奶七來如今他要回去未知小奶七尊意如何春梅道長老何不請來相見那長老慌的來請吳月娘又不肯出來有嫌人便如此只說長老不見罷天色晚了俺們告辭去了長老見收了他布施又沒管待又意不過只顧再三催促吳月娘與孟玉樓吳大妗子推阻不過只得出來春梅一見便道原來是

二位娘與大姐子於是先讓大姐子轉上花枝招颭磕下頭去慨的大姐子還礼不迭說道姐七今非昔比折殺老身人情如此春梅道好大姐子如何說這話奴不是那樣人尊卑上下自然之理羞殺月娘拜了大姐子然後向月娘孟玉樓捧燭也似磕頭月娘玉樓亦欲還礼人情如此春梅那里肯扶起磕了四個頭說不知是娘們在這裡早知也請出來相見月娘道姐七你自從出了家門在府中一向奴多缺礼沒曾看你你休怪炎涼恶氣一吐春梅道好奶七奴那里出身豈敢說怪不垂別淚此時因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說道哥七也長的恁大了月娘說你和小玉過來與姐七磕

個頭兒那如意兒和小玉二人笑嘻七過來亦與春梅叩平盞了頭月娘道姐七你受他兩个一礼兒春梅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簪兒來插在孝哥兒唱兒上月娘說多謝姐七簪兒還不與姐七唱個喏兒如意兒拖着哥兒與個與春梅唱個喏把月娘喜欢的要不得寫月娘眞覩尽矣玉樓說姐七你今日不到寺中咱娘兒們怎得遇在一處相見春梅道便是因俺娘他老人家新埋葬在這寺後奴在他手裡一場他又無親無故奴不記挂着替他燒張紙兒怎生過得去覩尽月娘說我記的你娘没了好几年不知葬在這里作者此時覩誠月娘尽情放筆矣孟玉樓道大娘还不知龐大姐

說話說的是潘六姐死了多時如七如今托他埋在這裡
月娘听了就不言語了醜尽月娘吳大舍子道誰似姐七這等
有思不肯忘舊還埋了醜尽月娘你逢節令題念他來替他
燒錢化紙春梅道好姐七想着他怎生抬舉我來今日他
死的苦這般拋露丟下怎不埋葬他醜尽月娘將一部寓
方放手一說畢長老叫小和尚放桌兒擺斋上來兩張大
八仙桌子蒸酥點心各樣素饌菜蔬堆滿春臺絕細金芽
雀舌甜水好茶衆人吃了收下家活去吳大舅自有僧房
管待不在話下孟玉樓起身心里要在金蓮坟上看七春
他燒張紙也是姊七一場見月娘不動身醜絕月娘夫不
動身在金蓮边

猶可在春梅邊眞醜絕也拿出五分銀子叫小沙彌買紙去長老道娘子不消買去我這裡有金銀紙拿几分燒去玉樓把銀子遞與長老使小沙彌領到後邊白楊樹下金蓮坟上見三尺坟堆一堆黃土數株青蒿美人黃土千古傷心但不當爲金蓮痛上了根香把紙錢點着拜了一拜說道六姐不知你埋在這里今日孟三姐慌到寺中與你燒陌錢紙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一面放声大哭哭自己非哭金蓮也那奶子如意兒見玉樓往後邊也抱了孝哥兒來看一看月娘在方丈內和春梅說話叫奶子休抱了孩子去只怕驚了他如意兒道奶七不妨事我知道徑抱到坟上看玉樓燒紙哭罷回來春梅和月

娘匀了臉換了衣裳分付小伴當將食盒打開將各樣細菓甜食餚品點心攢盒擺下兩桌子布斟內篩上酒來銀鍾牙筯請大姈子月娘玉樓上坐他便主位相陪奶子小玉都在兩邊打橫寫得月娘醜絕吳大舅另放一張桌子在僧房內正飲酒中間忽見兩個青衣伴當走來跪下稟道老爺在新庄差小的來請小奶ㄈ看襍要調百戲的大奶ㄈ二奶ㄈ都去了請奶ㄈ快去哩這春梅不慌不忙將前西門家無數寫春梅處一齊說你回去知道了那二人應諾下來又不敢回滿千此去在下邊等候大姈子月娘便要起身說姐ㄈ着實打攪天色晚了你也有事俺們去罷那春梅那里肯放只顧令

左右將大鍾來劝道咱娘兒們会少離多彼此都見長着
休要断了這們親路 醜盡 月娘 奴也沒親沒故到明日娘的好
日子奴在家裡走七去月娘道我的姐七說一声兒就勾
了怎敢起動你 醜絕爲炎涼 容 一日奴去看姐七去飲過
一杯月娘說我酒勾了你大妗子沒轎子十分晚了不好
行的春梅道大妗子沒轎子我這裡有跟隨小馬兒撥一
疋與妗子騎送了家去大妗子再三不肯辞了方一面收
拾起身春梅叫過長老來令小伴當拿出一疋大布五錢
銀子與長老長老拜謝了送出山門春梅與月娘拜別看
着月娘玉樓衆人上了轎子他迸坐轎子兩下分路一簇

人跟随着道往新庄上去了正是

树叶还有相逢处，岂可人无得运时

第九十回

此文發脫雪娥到守備府也一篇文字總是在打墻板兒兩閒話結語上結穴蓋爲春梅發泄寒徹骨之劇結也而月娘使被逐之奴復歸且全不防閑門戶是又在作者陽秋之內矣作者何恨月娘至此而薰蓮公案至此又結

開手寫李衙內問玉樓若是俗筆自應接寫玉樓愛嫁看他接手卽入雪娥事眞令玉樓事似絕不相干下回却又一筆勾轉旣爲玉樓抬高身分又爲衙內遥寫相思而行文亦眞有蝶穿花徑鶴舞雲衢之妙

不是一直寫去如三家村冬烘先生講日記故事

第九十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受辱守備府

詩曰

菟絲附蓬麻　引蔓原不長
失身與狂夫　不如棄道傍
暮夜爲儂好　席不暖儂床
昏來晨一別　無乃太匆忙
行將濱死地　老痛迫中腸

話說吳大舅領着月娘等一簇男女離了永福寺順着文樹長堤前來玳安又早在杏花村玉樓在內酒樓下边人烟热

鬧揀高阜去處暮天席地設下酒餚等候多時了遠七望
月娘衆人轎子驢子到了問道如何這咱纔來月娘又把
永福寺中遇見春梅告訴一遍不一時叫上酒來衆人坐
下正飲酒只見樓下香車綉轂往來人烟喧襍月娘衆人
躧着高阜把眼觀看只見人山人海圍着都看教師走馬
要解原來是本縣知縣相公兒子李衙內名喚李拱壁與心
理如合
壁也　年約三十餘歲見爲国子上舍一生風流博浪懶
習詩書專好鷹犬走馬　打毬蹴踘常在三瓦兩巷中走人
稱他爲李浪子那日穿着一弄兒輕羅軟滑衣裳頭帶金
頂纏棕小帽腳踏乾黃靴同廊吏何不韋帶領二三十好

漢擊彈弓吹筒毬棒在於杏花庄大酒樓下看教師李貴
走馬賣解豎着梅隔肚帶輪鎗舞棒做各樣技藝頭要引
了許多男女圍着烘笑那李貴諢名號爲山東夜叉已決李貴
頭戴萬字巾身穿紫窄衫銷金裏肚坐下銀鬃馬手執朱
紅桿明鎗背插招風令字旗在街心扳鞍上馬往來賣弄
手段這李衙內正看處忽抬頭看見一簇婦人在高阜處
飲酒內中一個長挑身材婦人不覺心搖目蕩观之不足
看之有餘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知是誰家婦女有男子
沒有一面叫過手下答應的小張閒架兒來必用此人方知端的悄
悄分付你去那高坡上打听那三箇穿白的婦人是誰家

的訪得的實告我知道那小張閑應諾雲飛跑去不多時走到跟前附耳低言回報說如此這般是縣門前西門慶家妻小一個年老的姓吳是他妗子一箇五短身材是他大娘子吳月娘那箇長挑身材有白麻子的是第三箇娘子姓孟名喚玉樓如今都守寡在家這李衙内听了獨看上孟玉樓重賞小張閑不在話下吳月娘和大舅衆人观看了半日見日色銜山令玳安收拾了食盒上轎騎馬一徑回家有詩為証

柳底花陰壓路塵　一回遊賞一回新
有緣千里來相會　無緣对面不相親

這里月娘衆人同家不題却說那日孫雪娥與西門大姐在家午後時分無事都出大門首站立也是天假其便不想一個搖驚閨的過來那時賣脂粉花翠生活磨鏡子都搖驚閨大姐說我鏡子昏了使平安兒叫住那人與我磨磨鏡子那人放下担兒說道我不會磨鏡子我只賣些金銀生活首飾花翠站立在門前只顧眼上眼下看着雪娥雪娥便道那漢子你不會磨鏡子去罷只顧看我怎的那人說雪姑娘大姑娘不認的我了大姐道眼熟急忙想不起來那人道我是爹手裡出去的來旺兒雪娥便道你這几年在那里來出落得恁胖了來旺兒道我離了爹門回

原籍徐州家裏開着沒营生投跟了個老爹上京來做官不想到半路里他老爺兒死了丁憂家去了我便投在城內顧銀舖學會了此銀行手藝各樣生活這兩日行市遲顧銀舖叫我挑副担兒出來街上發賣些零碎看見娘每在門首不敢來相認恐怕羞門瞭戶的今日不是你老人家叫住还不敢相認雪娥道原來是你教我只顧認了半日白想不起既是舊兒女怕怎的因問你担兒裏賣的是甚麼生活挑進裏面等俺每看一看那來旺兒一面把担兒挑入裏边院子裏來打開箱子用盤兒托出几件首飾來金銀鑲嵌不等打造得十分奇巧大姐與雪娥看了一

回問來旺兒你还有花翠拏出來那來旺兒又取一盒子
各樣大翠髻花翠翹滿冠并零碎草蟲生活來大姐揀了
他兩对髻花這孫雪娥便留了他一对翠鳳一对柳穿金
魚兒大姐便稱出銀子來與他雪娥兩件生活欠他二兩
二錢銀子約下他明日早來取罷今日你大娘不在家和
你三娘和哥兒都往後上與你爹燒紙去了來旺道我去
年在家裏就所見人說爹死了大娘生了哥兒怕不的好
大了雪娥道你去年孩兒如今經周半兒一家兒大大小
小如寶上珠一般全看他纔回子哩說話中間來昭妻
丈青出來領了茶與茶與了來旺兒接了茶與他

唱了个喏走昭也在跟前同叙了些閒話分付你明日來見
見大娘那來且兒挑担出門到晚上月娘衆人轎子來家
雪娥大姐衆人了迎接着都磕了頭玳安跌盒担走不上
催了匹駒兒騎家打發拾盒人去了月娘告訴雪娥大
姐說今日寺裏遇見春梅一節原來他把潘家的祖塋在
寺後首坐每也不知他來替他娘燒紙懊打悞撞遇見他
娘兒每又認了回親月娘先是寺裏長老攏齋吃了落後
他又叫件當攏上他家的四五十攢盒各樣菜蔬下飯飾
酒上來通吃不了他看見哥兒又與了他一对鐲兒好不
和氣起解行三坐五坐着大轎子許多跟隨又且是出落

的比舊時長大了好些越發白胖了說來口角浸上吳大
妗子道他倒也不改常亡舊那時在咱家時我見他比衆
了囘行事兒正大說話兒沉穩就是个才剌兒你看今日
福至心靈怎般造化將上文無數寫孟玉樓道姐上沒問
他我問他來果然半年沒洗換身上懷着喜事哩也只是
八九月裏孩子守備好不喜歡哩薛嫂兒說的倒不差玉樓
別有深心說了一囘雪娥題起今日娘不在我和大姐在門首
看見來旺兒原來他又在這里學會了銀匠挑着担兒賣
金銀生活花翠俺每就不得了買了他几枝花翠他問
娘來我說往坟上燒紙去了月娘道你怎的不叫他等着

我來家又是白費雪娥道俺每叫他明日來正坐着說話只見奶子如意兒向前对月娘說哥兒來家這半日只是昏睡不醒口中出冷氣身上湯燒火熱的這月娘聽見慌了向炕上抱起孩兒來口揾着口兒果然出冷汗渾身發熱罵如意兒好淫婦此是輸子冷了孩兒了如意兒道我拿小被兒裹的緊七的怎得凍着月娘道再不是抱了往那死鬼攻上號了他來了寫月娘真是个那等分付叫你休抱二分不好看他去你不依浪着抱的去了如意兒道早小玉姐看着只抱了他到那里看七就來了凡時號着他來月娘道還要說嘴看那看兒便怎的那把他號了即忙叫來安兒快請

刘婆子去不一時刘婆來到看了脉息摸了身上說着了些驚寒撞見邪祟了留了兩服硃砂九用姜湯灌下去分付妳子抱着他熱炕上睡到半夜出了些冷汗身上纔涼了於是管待劉婆子吃了茶與了他三錢銀子叫他明日還來看七一家子慌的要不的起七倒七整亂了半夜却說來旺次日依舊挑將生活担兒來到西門慶門首與來昭唱喏說昨日雪姑娘留下我些生活許下今日叫我來取銀子就見七大娘來昭道你且去着改日來昨日大娘來家哥兒不好叫醫婆太醫看下藥整亂一夜好不心焦今日纔好些那得工夫稱銀子與你正說着只見月娘玉

樓雪娥送出劉婆子來到大門首看見來旺兒那來旺兒扒在地下與月娘玉樓磕了兩個頭月娘道凡時不見你就不來這里走上來旺兒悉將前事說了一遍要來不好來的月娘道舊兒女人家怕怎的你爹又沒了（月娘如此無礼當初只因潘家那淫婦一頭放火一頭放水架的舌把個好媳婦兒生生逼勒的弔死了將有作没把你墊發了去今日天也不容他往那去了（月娘如此無礼真是不堪）來旺兒道也說不的只是娘心裏明白就是了說了回話月娘問他賣的是甚樣生活拏出來瞧揀了他几件首飾該還他三兩二錢銀子都用等子稱了與他叫他進入儀門裏面分付小玉

取一壺酒來又是一盤點心叫他吃那雪娥在厨下一力攛掇又熱了一大碗肉出來與他吃的酒飯飽了磕頭出門月娘玉樓衆人歸到後邊去如此無礼眞是不堪雪娥獨自悄上和他說話你常七來走着怕怎的奴有話叫來昭嫂子對你說我明日晚夕在此儀門裏紫墻兒跟前耳房內等你兩個遞了眼色這來旺兒就知其意說這儀門晚夕閉不閉雪娥道如此這般你來先到來昭屋裏等到晚夕踩着梯凳越過墻順着遮隔我這邊接你下來咱二人會合一回還有細話與你說這來旺得了此話正是欢從額起喜向腮生作辭雪娥挑担兒出門正是不着家神弄不得家

鬼有詩爲証

閒來無事倚門閭　偶遇多情舊日緣
對人不敢高声語　故把秋波送几番

這來旺兒欢喜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也不挑担兒出來賣生活慢七趕來西門慶門首等來昭出來與他唱喏那來昭便說旺哥稀罕好些時不見你了來旺兒笑道不是也不來裡邊雪姑娘少我几錢生活銀討七來昭一面把來旺兒讓到房裏坐下來旺兒道嫂子怎不見來昭邁你嫂子白日後邊上灶哩那來旺兒拿出一兩銀子遞與來昭說這銀子取壺酒來和哥嫂吃來昭道何消這許多即

叫他兒子鉄棍兒過來那鉄棍弔起頭去十五歲了拿壺出來打了一大注酒使他後邊叫一丈青來不一時一丈青蓋了一錫鍋熟飯一大碗雜燉下飯兩碟菜蔬說道好呀旺官兒在這裏來昭便拿出銀子與一丈青纔說兄弟破費要打壺酒咱兩口兒吃一丈青笑道無功消受怎生便得一面放了桌攘來旺炕上坐攏下酒菜把酒來斟來旺兒先領頭一盞遞與來昭次斟一盞與一丈青深七唱喏說一向不見哥嫂這盞水酒孝順哥嫂一丈青便說哥嫂不道酒肉吃傷了你對眞人說假話裏邊雪姑娘昨日已央及達知我了你兩個做的好事

托倫每兩口兒

如此這般周全你你休推睡了要裏要知山下路須問過
來人你若入港相會有東西出來休要獨吃須把些汁水
再我哪一回偷替你每須號許多利害寫人情便
二十分到那來旺
便跪下道只望哥嫂周全並不敢有忘說畢把酒吃了一
回一丈青往後邊和雪娥答了話出來對他說約定晚上
來來昭屋裏窩藏待夜裏開門後邊人脫下越墻而
過於中取事有詩爲証

報應本無私　影響皆相似
要知禍福因　但看所爲事

這來旺得了此言回來家已不到晚復到來昭屋裏打酒

和他兩口兒吃至更深時分更無一人覺的直等的大門閉了後边儀門上了拴一家中大小歇息定了彼此都有箇暗號兒只听墻內雪娥咳嗽之声這來旺兒踏着梯攪黑影中扒過粉墻雪娥那边用攪子接着兩個就在西耳房堆馬鞍子去處兩个相抱雲雨做一處彼此都是曠夫寡婦慾心如火那來旺兒纔鎗强壯儘力弄了一回樂極精來一泄如注比藏春幹畢雪娥遞與他一包金銀首飾几兩碎銀子兩件段子衣服分付明日晚夕你再來我还有些細軟與你你外边尋下安身去處往後這家中過不出好來不如和你悄七出去外边尋下房兒成其夫婦

你又會銀行手藝愁過不得日子來旺兒便說如今東門外細米巷有我個姨娘有名收生的屈老娘他那里曲湾小巷倒避眼咱兩個投奔那里去遲些時看無動靜我帶你往原籍家裏買几畝地種去也好兩個商量已定這來旺就作別雪娥依舊扒過墻來到來昭屋裏等至天明開了大門挨身出去到黃昏時分又來門首覓入來昭屋裏晚夕依舊跳過墻去兩個幹事朝來暮往非止一日也抵盜了許多細軟東西金銀器皿衣服之類來昭兩口子也得抽分好些肥已如此亦偶爾不必細說一日後边月娘看孝哥兒出花兒心中不快睡得早這雪娥房中使女中

（西門并兒巾事何如）
（看他扒過墻跳過墻去此）
（月娘守家）

秋兒原是大姐使的因李嬌兒房中元宵兒被敬濟要了
月娘就把中秋兒與了雪娥把元宵兒伏侍大姐那一日
雪娥打發中秋兒睡下房裏打点一大包叙壞頭面裝在
一個匣內用手帕蓋了頭隨身衣服約定來旺兒在來昭
屋裏等候兩個要走來昭便說不爭你走了我看守大門
管放水鴨兒若大娘知道問我要人怎了不如你每打房
上去就驅破些瓦還有踪跡來旺兒道哥也說得是雪娥
又留一箇銀折盂一根金耳斡一件青綾襖一條黃綾裹
謝了他兩口兒直等五更裏月黑之時隔房扒過去來昭
夫婦又篩上兩大鍾熱酒與來旺雪娥吃說吃了好走路

上壯胆些吃到五更時分每人拏着一根香躡着梯子打發兩個扒上房去一步一步把房上瓦也跳破許多此及扒到房簷跟前街上人還未行走听巡捕的声音這來旺兒先跳下去後却叫雪娥躡着他肩背接拽下來兩個往前邊走到十字路口上被巡捕的攔住便問往那里去的男女雪娥便謊了手脚這來旺兒不慌不忙把手中官香彈了一彈說道俺是夫婦二人前往城外岳廟裏燒香趕的早了些長官勿怪那人問背的包袱內是甚麼來旺兒道是香燭紙馬那人道既是兩口兒岳廟燒香也是好事你快去罷這來旺兒得不的一去拉着雪娥往前飛走

走到城下城門纔開可知是黑打人開裏挨出城去轉了
几條街巷原來細米巷在箇僻靜去處住着不多几家人
家都是矮房低屋到於屈姥七家屈姥七還未開門叫了
半日屈姥七纔起來開了門見來旺兒領了個婦人來原
來來旺兒本姓鄭名喚鄭旺說這婦人是我新尋的妻小
嫂娘這里有房子且借一間寄住些時再尋房子遞與屈
姥七三兩銀子教買柴米那屈姥七得了銀子只得留下
他兒子屈鐺鐺者三足鍋也言遇鍋煮焉能不逐因見鄭旺夫妻二人帶着
許多金銀首飾東西夜晚見財起意就掘開房門偷盜出
來去要錢致被捉獲具呈事件拏去本縣見官李知縣見

係賊贓之事贓物見在郎差人押着屈鐺到家把鄭旺孫雪娥一條索子都拴了那雪娥誰的臉蠟查也似黃了換了滲淡衣裳帶着眼紗把手望蔽指都勤下來打發了公人押去見官當下烘動了一街人觀看有認得的說是西門慶家小老婆今被這走出的小廝來旺兒改名鄭旺逼姦拐盜財物在外居住蕙蓮公案又被這屈鐺掏摸了今事發見官當下一個傳十個十個傳百個路上行人口似飛月娘家中自從雪娥走了房中中秋兒見廂內細軟首飾都沒了衣服丟的亂三攪四報與月娘月娘吃了一驚便問中秋兒你跟着他睡走了你豈不知中秋兒便說他

要便晚夕悄上偷走出外边半日方回不知詳細月娘又問來昭你看守大門人出去你怎不曉的來昭便說大門每日上鎖莫不他飛出去逵奴却有落後看見房上走躍如此說話破許多方知越房而去了又不敢使人躍訪只得按納含忍不想本縣知縣當堂問理這件事先把屈鐺來了一頓追出金頭面四件銀首飾三件金環一双銀鍾二個碎銀五兩衣服二件手帕一個匣一個向鄭旺名下追出銀三十兩金碗箸二对金仙子一件戒指四個何雪娥名下追出金梳心一件銀鐲一付金鈿五付銀箸四对碎銀一包比喜頭屈姥七名下追出銀三兩就將來旺兒問擬奴婢

因奸盜取財物屈鐺係窃盜俱係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贓物入官雪娥孫氏係西門慶妾與屈姥比當下都當官拶了一拶屈姥比供明放了雪娥責令本縣差人到西門慶家叫人遞領狀領孫氏那吳月娘叫吳大舅來商議已是虧醜平白又領了來家做甚麼沒的玷污了家門與死的裝幌子文字亦無打發了差人錢回了知縣話知縣拘將官媒人來當官辨賣却說守備府中春梅打听得知說西門慶家中孫雪娥如此這般被來旺兒拐出盜了財物去在外居住事發到官如今當官辨賣這春梅听見要買他來家上灶要打他嘴以報平昔之仇必寫雪娥出醜者寫此一句益春梅吐氣也

雪能不受辱乎对守備說雪能善能上灶會做的好茶飯湯水買來家中伏侍這守備即便差張勝李安拿帖兒對知縣說知縣自恁要做分上只要八兩銀子官價交完銀子領到府中先見了大奶北并二奶北孫氏次後到房中來見春梅春梅正在房裏縫金牀上錦帳之中纔起來極力一拾手下了頭領雪娥見面那雪娥見是春梅不免低頭進見望上倒身下拜磕了四個頭這春梅把眼瞪一瞪是春梅不換是金蓮將當直的家人媳婦上來與我把這賤人拉去了髮髻剃了上盖衣裳打入廚下與燒火做飯這雪娥聽了暗北叫苦自古世間打墻板兒翻上下插來却做管家人既在

Universitäts-
München
Bibliothek

他簷下怎敢不低頭孫雪娥到此地步只得摘了髻兒換
了艷服滿臉悲慟往厨下去了有詩爲証

策杖芒鞋任處遊
一身還有一身愁
布袋和尚到明州
儌你化身千百億